

玄覽堂叢書續集

第十八冊

no. 2

0528437

9(5)(08)

0079



尚書鄭晚吾學編

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
取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
世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地分
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
餘拘邪韓家大其國小者百里
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
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
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蒙雄
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
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
咸亨初惡倭名更喚日本國朝
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
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
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
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
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則
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秋

度臺倭纂下卷

度填撫閩長樂謝



摩下梅和章

傅良橋

朱琦 張仕斌

陳信 同輯

倭績

528437

民國37.2.7

裔不謀夏古之道也倭寔狡為啓疆

則築鯨鯢而京觀似非得已者紀倭

績

自元以來倭頗易視中國洪武間雖武功

至諭王中國聖主威德普其入
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中國願
蒙古戎狄蒞華以小國視我乃
使趙良弼誅我好語初不知其
覘我國也既而發舟數千襲我
比至一時風雲漂覆樂無遺類
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
良弼後乎將必之秩徐曰聖天
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
良弼後爾殺我禍不旋踵王氣
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
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五年
上諭劉基曰東夷尚禪教姑遣
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
無逸開諭之良懷欲留二僧力
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
海蓋激浦温州初令浙江福建
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
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
出海巡倭寇東登七年寇膠

丕振未嘗得志於倭至永樂己亥有劉都
督江望海塢之績塢在遼東金線島之西
北公時以中府左都督總兵于遼相度形
勢築城堡立煙墩于塢上俄瞭者言王家
島夜有火光必寇將至公遣馬步軍赴塢
備之翌日賊二千餘人由馬雄島魚貫而
上直逼塢下賊貌甚獍醜指揮諸賊如入
無人之境公但令犒師秣馬略不為意徐
命都指揮徐劉伏兵山下百戶姜隆率壯
士潛燒賊舡截其歸路約曰旗舉砲急伏

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
其臣亦遣僧貢馬恭布刀扇上
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
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
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
使文綉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
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
表文安置使人于陝西番寺十
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
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
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
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
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
其使召至京宴遣歸十五年歸
廷用又來貢於是翰林賢之獄
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租
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
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也
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
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

咸起奮擊不用命者戮無赦既而賊至公
披髮舉旗鳴砲向所伏兵盡起為兩翼而
進賊大敗奔匿櫻桃園空堡中我師追逼
環而攻之爭請入堡剿殺賊公不許故開
西壁縱之俟其奔分翼夾擊生擒數百斬
首千餘有潛脫赴舟者又盡為隆所縛無
一得免諸將請曰公見敵安閑惟飽士馬
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
之何也公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以逸待
勞以飽待饑法也賊始魚貫為蛇陣故作

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
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上詔至
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
御雖老強為朕行規要地築城
防此賊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
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
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
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蔡福建
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操福建
漳泉人為兵戍並海衛所二十
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
都督僉事劉德商高巡視兩浙
防倭三月又勅都督楊文昇又
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
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八年
寇金州靖難後大監鄭和等率
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
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即
付使人治之縛置甌中蒸死永
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

真武狀以鎮之雖愚士卒耳目亦可借以
壯其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盡力死闕我
兵必傷故縱之生路而掩擊之即圍師必
闕之意耳諸將始服事間微至京師面慰
勞之封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
襲東北百餘年無倭警者廣寧之響震之
也永樂之後為嘉靖戊申有朱都御史統
雙嶼港之績港在定海之甯甯所賊李光
頭許棟等所屯由庚子至戊甲盤據者九
年營房戰艦無所不具緣二省統兵不相

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
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
正副使等母過二百人若貢非
期人年驗數夾帶刀鎗並以寇
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
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占揚
王印誥冊封為日本國王詔名
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上為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
子源道義嗣益好校時時令各
島人掠我海上九年寇磐石十
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
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
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
時數入金蓋都督劉榮總兵守
遼東繕海上墩堡伏兵伺之十
七年倭艇入王家山島傳烽火
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燭賊
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
島進圍望海燭榮發伏出戰遣

上下意復牴牾以故軍律不減賊得肆行
無忌至是始設都御史兼主閩浙軍事而
任者為朱公紘公至令二省守廵官各分
信地或戰或守皆有專責以福建都指揮
盧鏜諳海上事即以委之鏜與海道副使
魏一恭備倭指揮劉恩至張四維張漢等
部署兵舡集港口挑戰賊初堅壁不動迨
夜風雨昏黑海霧迷目乃逆巢而出官兵
奮勇夾攻大勝之俘斬溺死者數百人賊
首先頭與許六姚大總大窩主願良玉祝

奇兵布伏諸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崇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召帶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初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松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賊諸賊強彊者寇航海糾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數掠海上高皇既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命南雄侯趙庸招蛋戶島人漁丁費豎蓋自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為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于縣官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遺賊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後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奸闖出入華夷相糾以

良貴等皆就擒鎧入港燬賊所建天妃宮及連房巨艦向為群醜巢穴者盡平焉翌日有南麂山女兒礁青畧諸賊舡回自外洋知故巢傾覆無所於歸去之下八山潛泊餘黨遁往福建者公復遣鎧會同海道副使柯喬等會勦鎧以福清兵入福寧道其北喬以福清兵駐漳州防其南副使翁學淵僉事余曠備倭黎秀把總孫敷駐各信地以有事於其中而鎧專主戰事一破之於浯嶼再破之於九山大洋俘斬其酋

故寇盜復起非廣寧之提禍未已也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每刀劍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自後貢無過三舟使人無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否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橋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薄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開貢稍如約遂許貢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廩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冢墓索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

稽天新曰即以下五十五名溺死者無算
三破之於沙頭畧北芟麇兵大戰自寅至
午擒斬酋許棟等八十有奇赴水死者千
數則百戶鄧城把總王麟指揮閔溶等之
功也是戰也盧鏜之勞獨多鏜有大將才
公能任之所以成功公以賊之出沒多在
浙之雙嶼議欲於此立營戍守為一勞永
逸之計而平時以海為生之徒邪議遂起
搖惑人心公嘆曰濟大事以人心為本論
地利以人和為先人既咸稱不便焉可違

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
付度男女剽視中否為勝負飲
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
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
者隕涕於是朝走下詔備後命
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在墩修
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
稍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寇海寧
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
備矯稱進貢守臣為請於朝且
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
書張主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
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
莫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
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郵
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
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
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
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
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取詣道

衆乃從輿議聚木石築塞港口而歸由是
賊舟不得復入而累年逋藪為之一空公
既得罪賊復猖獗後七年乙卯有張總制
經王江涇之績涇在嘉興府時浙中承平
日久兵脆不可用張公經以尚書節制七
省思用其舊人田州瓦氏兵及土兵之在
永順者上疏請調而兵遠難猝至倭間往
來於吳浙其與官兵戰不無互有勝敗當
事者不悅公乃專指搃其敗又使其黨人
以祭海為名出而陰伺公黨人至趨公甚

爭貢大內藝與遣僧宗設細川
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
波故事凡嘗貢至者開貨宴席
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
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騎魚
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之令
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
爭相讐發太監又以素卿故陰
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
指揮劉錦大掠寧海旁海鄉鎮
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
還給事中夏吉上言福起於市
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
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
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
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
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
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
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
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

力遇公甚武公曰吾奉有

聖書若何為者卒不為動黨人不得已上書

劾公謂公才足以辨賊第家閩避賊讐不
利與賊戰以此搖公公知勢迫會所調兵
有至者遂督諸將與戰躬擐甲胄戎厲之
軍聲大振賊素易我師不知其為勁卒也
交戰大潰我師乘之斬首千二百餘級覆
溺死者稱是或曰二千級黨人大驚懼所
劾不實因譏公而攘其功公被逮以去當
事者從中擠之竟論死公常言兵可用者

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
所以通華夷之情迂無有之貨
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
禁海賈抑奸宥使利權在上罷
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
餉海上無寧日矣舊貨至輒除
奸宥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
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
賈官家久之賈官家欺負不肯
償貪戾甚於奸商者人泊近島
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償番人
乞食出沒海上為盜賈官家欲
其亟去輒以危言憾官府云番
人擄近島殺掠人柰何不出一
兵備倭當如是及官府出兵輒
齎糧漏師好語啗番人利他日
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
人大恨諸賈官家言我貨本倭
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傳
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

惟永保狼兵諸兵合倭可立盡得其一二
亦可以勝至是果如其言若其被攘而見
禍則數也非戰之罪也嗟夫廣寧之捷斬
倭亦童童千餘而彼以封此以死請室人
之幸不幸豈但相遠哉朱公純先亦以恚
死而公抑又甚矣吾學編四部稿及

國乘並同余故表而出之所云二千級即四
部稿倭志所載也是年曹提督邦輔有許
墅之績賊之自象山登岸也由浙江歷寧
太突犯南京殺一把總一指揮走無錫而

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竄略
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
迫於貧酷若於德賊困於饑寒
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逆囚罪吏
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
羣不逞者皆為之奸細為之鄉
道人情怨恨不肯堪忍弱者圖
飽煖壯夕強者怒臂欲洩其怒
於是王忤瘋徐必欺毛醜之徒
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
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
發憤斫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
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谷
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
二十五年以朱統為浙江巡撫
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
賊統清諒方勁任怨任勞嚴戰
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
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
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

南都都御史曹公邦輔引兵馳護孝陵因
追及于蘇之澠墅賊驕蹇益甚公與副使
王崇古僉事董邦政知府林懋舉知縣康
世耀把總姜宇曰此賊勦敵我地形兵力
為彼所窺他日大舉入寇何以支之誓滅
此而後入乃分授信地以崇古邦政宇率
指揮張大緹武生車梁躡賊所向遇敵先
登為正兵懋舉世耀各領兵屯吳林廟之
左北護郡城南扼賊衝為援兵嚴家兵左
哨沙兵右哨分突衝截為奇兵度賊走太

錫鼎昔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
聲勢相倚者大謹切齒詆誣惑
亂視聽改統為巡視未幾言官
論劾又遣言官即評甘心煨煉
必欲殺統統憤悶卒統所任福
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
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鑿據察
司獄於是華亭盜賊唾手肆起
蓋無忌憚三十一年張黃岩移
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
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
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為浙
閩參將勦賊顧兵政久地將士
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
畧未幾厚盜總至柵寨列港外
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三
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探湯島
穴首賊逃去羣偷流散乘風奔
突倏忽千里溫台寧紹杭嘉蘇
松揚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

湖募水兵于湖濱東山巡檢領舡數十往
來叫探為遊兵士皆殊死戰賊至吳林庙
我兵擒斬二十七人餘走揚山至靈巖奪
民舡由新港出太湖欲見我兵旗
幟不敢渡復登岸至橫涇前馬橋匿一民
舍我兵圍而火之賊潰出遁伏田禾中不
能得車梁捫其所殺者肉尚未寒又草露
未動乃令衆大呼賊在此果然驚出遂俘
斬之無一人得脫者而大經手刃數人力
盡死之後一年丙辰有胡總督宗憲沈家

領步兵往來海峽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忤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橫歛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誘伍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舟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霽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劫殺戰污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忤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忤忤薦鏜起為關參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

庄之績擒徐海也海劇盜聲名亞於王直屢擁倭奴入犯是歲衆分為三一由海門入者略維揚一由吳淞江入者略上海一由定海入者畧慈谿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居中為調度焚舟登岸其志不小意欲窺全浙及會都勢殊甚猛舊柘林賊陳東所部數千人又與之合胡公宗憲新為總制部下兵不滿五千人所調永保兵未至度不可戰乃部署其衆為犄角而親至海上使人說王直令

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三十年歲犯江北海門如阜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為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臺索比忤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忤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經天寵違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廷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為功以功為罪雖有沈庄梁庄之戲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

歸順許赦其罪直故與公同里聞信之不疑遣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過公既得直驩尋遣諜者過海曰直已遣子納款行赦之矣爾獨無意乎新總督公威名日盛又推心置人腹中爾不乘此時解甲後必有悔海故直將領又憚公權畧念公既與直合未可猝勝因遣首來謝并徼公賄公厚遺以銀牌綺幣諸物過其所望啗令往還不絕每一首至公亟重賞之又亟盛軍容示之酋至者無不內感公惠外怵公威

淮閩廣西在徵兵集餉提編均
徭加派稅糧截漕粟加除京
幣請給醖醕迫脇富民釋脫凶
惡濫投官職浪費無經其為軍
旅之用纔十之一征伐漢土官
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
不受害謠賊驅之前賊退遣
之不去散為盜賊行者居者咸
受其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
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
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温台江
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其毒已
而兪大猷被中傷盧鑑代之賴
朝廷聖明大猷得不死江北巡
撫李燧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
為侍郎唐順之代燧福建巡撫
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代者
劉燾宗憲以擒互功陞右都御
史加太子太保叙子錦衣千戶
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

歸輒以告海海益傾心於公思為公死而
陳東者日懷怏怏病海之私公矣往攻桐
鄉甚力海使人語桐鄉曰我已歸順總臺
不復相若公等可慎防陳東也東往則城
中有備不能入用是益怨海尋以勢孤解
去桐鄉之攻阮巡撫鶚在圍城中頗以不
救望公不知公之招海而間東實以不救
救之藉令二寇連兵公雖與阮為援眾寡
不敵終歸於敗則何益哉以此知公之深
於兵也海既日親公公復使謂之曰若既

部尚書李黻即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庶錦衣十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謬成榆林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往往喜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參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徼徭溢於甲式矣其俗男子魁頭髮黧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紉皆跣足間用履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茶布螺蚌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

內附何不殺諸賊自贖以明無他志海信

之為殺數首以獻公益啗以金帛若相爾

謝者公原不藉海殺賊直欲携之使其黨

互相怨是以賞行不計殺之多寡而其黨

已大恚海之賣已或告公曰葉麻即葉明猾

賊為海書記海終不可敗近與海爭一女

子是可間也公從之使人謂海海果縛麻

以獻賊中私相語曰麻書記有大功於主

主縛之如縛狐兔何有我輩自是寢相疑

貳公又出葉麻獄中慰勞之曰爾不負海

交市華人喜得童男女錦綺絲
綿磁針

而海負爾惟我知之然則何不移書陳東
使殺海以報怨麻雖莫測公意然箭在絃
上不得不發且使東殺海以洩怨寔其素
心遂欣然作書畀公公得書不付東故陰
以付海曰麻無故與東書必有謀汝宜慎
防之海啓書見書中語果如公言跪而涕
泣曰公者生死而骨肉者也不縛東不足
以報公念東隸薩摩王弟麾下勢不易縛
乃盡散公平日所賜金帛以賂王弟曰願
得東為書記以佐議王弟膏梁子素不任

事得賄大喜亟遣東東重違王弟命又念
海巢穴在王弟島中縱負我未必敢負王
弟聊輕身嘗海海得東當縛以致於公當
是時海知其黨怨已業無歸志故寧負王
弟不忍負公耳自東縛賊益無可為其黨
雖衆莫遠為主且怨且懼莫有鬪志會趙
尚書文華督諸大兵至尚書者害總制張
公經而薦公者也公雖貴倨不能不為之
下尚書任性急功名雅不知公苦心因簿
責海甚急海欲叛則恐負公欲守則恐東

黨不為用欲逃則得罪於薩摩王勢無所
歸日惟欵公異公為之地公為好語慰之
曰我知爾尚書固不知爾爾有功於我何
嘗有功於尚書今倭舶後至者躡次海上
誘而殺之以媚於尚書獨非計乎海疑而
且諾勢不得不從走之海上呼群舶若將
遁者羣舶爭應海先是公之遣俞總兵大
猷也曰陸兵事我為政水兵事子為政各
不相及是以大猷不復內顧但巡徼海路
俟舶至則沉之倭以此不得歸方海呼舶

時羣舶亦怨海念得借海為重脫大猷而東歸亦大快事故一呼而響應舶既集海以語官兵官兵爭出殺之無筭海則自以為得媚於尚書而不知其勢將益孤矣因款請見尚書公固白尚書許之會阮巡撫趙巡按俱至集于平湖時則東黨與海此為一約有千餘人蓋急則相依賊態然也期既定海先一日至以千人甲而屯城外以百人甲而入城內趨庭北面謁尚書及公及巡撫巡按稽首至地曰天星爺徐海

死罪死罪以次如前儀公獨下慰諭之且
遣之出出而城中人譁曰何不乘此縛海
乃故遣之詎養席以自禍也公謂千人者
甲于外是變在肘腋百人者甲于內是變
在腹心遽以力勝非萬全計故姑忍而有
待海出公使人謂之曰爾衆尚多何不擇
善地自便海喜終以公為愛已遂擇沈家
庄即以庄與之公又使謂之曰東黨與爾
外合內離聚則為變沈氏隔河分東西庄
何不居東黨於東庄而自據其西則得其

力且弭其患計孰便焉海大喜益以公為
愛已知言分衆東西居尚書者怒海不已
曰囚既納款何甲而見我又何先一日至
無罪人禮遣人疾呼永保兵曰速來速來
吾將攻賊公不敢不從吏乃嗾陳東為書
遺其黨曰海將不利於汝以資官兵東庄
人信之嚴兵自衛又謂海曰東庄行為亂
幸入而自托海倉皇挾兩侍女將入東黨
起擊之聞各有傷官兵聞賊亂大喜而永
保兵亦至因四起乘賊戰既合我師却者

再公躬擐甲叱之值風甚烈投以千炬賊
遂大壞不支千餘人蒐斬殆盡海赴水死
事平公問兩侍女曰海何在侍女泣指河
中曰海昨死于此永保兵入水撈得海屍
斬其首以獻侍女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海
歌伎也公謀海起四月終八月九四閱月
其竒怪百出如弄丸如剥笋團團在掌握
而常圓其機漸漸脫指爪而終啖其肉智
哉智哉善藏其用矣次年丁巳復有胡總
督岑港之績擒王直也直歛人任俠多智

數生時毋夢孤矢星入懷已而大雪草木
皆冰孤矢冰皆兵象也長而好施予人宗
信之惡少年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
輩樂與之交若中國經密將之海外為
逍遙遊因相與入廣造巨舶販硝磺絲綿
違禁諸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
諸國不五六年富累鉅萬夷王以下大信
服稱為五峰舡主尋招集亡命圖不執其
頭目則有徐海陳東葉明等為之効力其
爪牙則有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

為之宣威其腹心則有從子王汝賢義子
王激等為之密謀五島夷有不可意如陳
思盱者輒殺以獻獻且要賞于中國中國
莫能如其意賞之米百石直怒棄之海中
自後稍稍為不道嘗以舟師泊列表門與
僉大猷湯克寬戰大為大猷克寬所困賴
天幸得逸去自是不敢入中國歸造巨舟
方一百二十步木為之城樓櫓四門備具
上可馳馬容二千人據薩摩洲之松浦僭
稱徽王置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

十六島之夷咸受節制時時遣夷漢兵十
餘道流劫沿海諸郡縣數千里間受其荼
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廬舍以數萬計所殺
將吏士民以數千計所陷城邑衛所鄉鎮
以數十百計大率皆其部落所為而踪跡
詭秘莫知為直主使之者惟總制胡公宗
憲為其里人察倭進退盡按兵法知必直
之所教念不獲直倭無息肩之期乃出其
母妻若子于金華獄中為豐衣美食潔第
宅以奉之俾得與直相聞其母妻若子為

直坐累繫獄者也隨遣寧波生員蔣洲陳
可願充正副使以行名曰諭日本寔察形
便徃說直臨行公語洲等曰王直身不履
戟陣而時遣黨類擾我邊鄙是彼搦其逸
以勞我中國要須招携其黨使窮髮皆知
向化則賊勢自孤然後導之滅賊立功以
保親屬此為上策洲等喩指而行至五島
道遇王激述所以來之意激曰此中自有
徽王島夷所宗足辨大事無庸見國王也
介紹洲等見直直則以王禮自處而使

禮見洲等酒食間道鄉曲甚欵洲始以其
情告直直曰誤矣直固驅盜非為盜者也
洲曰誠然足下身不行而令倭行倭寔不
仁擄我桑梓而分所有於足下足下不知
受之雖曰非盜其誰信諸總督公擁兵十
萬艤腫如雲戈矛如雨以殺盜賊誰能禦
者願獨念足下里人推心置腹不欲厄之
於險拔壽母令妻子獄中館穀甚厚亦欲
足下立功自贖保全骨肉還于鄉井耳此
德當如何報直聞母妻無恙大喜然猶未



有行意乃留蔣洲在島使其黨王激葉宗
滿等挾陳可頤與俱還以察機便時值徐
海入寇甚亟公曰是可借而使也乃以直
納款事諷海海即歸附語具前事蹟中公
意欲致直度非激等無足以取信者乃待
激逾益厚激等豎子不知為計歸備以告
直直始屬心於公而島中諸夷皆聞之稍
稍去直直益不安於彼猶意徐海之黨寔
繁有徒可相應援故決策西渡而不知其
滅也濱行語其衆曰兪大猷吾嘗與戰於

列表門有名將風軍謹備之公聞亟徙大
猷於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鏜素善王
激與俱起居于舟山者故任之令彼不疑
直見鏜果相安與居于岑港凡所求毋妻
子弟官封悉令鏜致之公亦悉如所言以
請慰其心也願

朝議謂直元亮無可貸理詔公捕治如律令
公得詔秘不敢發若與之盟而名之陰則
遣參將戚繼光等治軍于水陸甚具激等
不知也公故與激卧起如初乘醉漏言曰

王督撫鎮東之捷

戊午三月

時賊三千餘人自松下突入海口
薄登陸攻衝城者二日益以新
至賊千餘合勢來攻城幾不
守時王公詢撫聞慮其逼近會
城合鯨遊募乃多方集兵設伏
據險剪其零黨伺情夾攻仍密
令水兵布於海外賊果私遁出
洋水兵乘風逐之沉二十餘艘
斬首四百餘級績微故附于上

諸將皆請戰我欲活汝若不肯從乃汝不
來後勿怨我言未畢吐滿茵褥激信謂公
醉稍漏其語於直又其子澄在寓所亦隨
指作血書以報曰軍門數年恩養惟願一
見庶可有詞于朝即許眷屬相依藉令不
來能保必勝乎空殺一家人耳直見公兵
威甚盛徐海已死度不可以武勝且所親
皆為之遊說嘆曰昔沛公見羽鴻門當王
者不死姑請曰部兵無統欲得王激攝之
公慨然遣激蓋以一犬易一虎無所不可

尚書王世貞倭志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為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為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邸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小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揜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指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訊示後世絕不與通於吳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

直見激至不得已詣公公乃宣

詔曰非不欲相活如

明旨何執付按察司治罪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獄具斬直于市梟示海濱妻子發功臣家為奴公進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後二年己未有李都御史遂淮揚之績淮揚多大賈賊從乙卯入犯載輒除陰屬厭以去自是歲深入以為常

廷議謂非專設都御史彈壓之不可乃以屬

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
西成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犬
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
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
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勸合百
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
十人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
殺無噍類自是斂跡不敢大為
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
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
要以利中國給麥與互市為利
耳嘉靖初其主勿冲不能制羣
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
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與遣
宗設貢威強請勘今後先至寧
波爭長不相下宗設眾盛於宋
素卿遂攻敗之迨北至紹興職
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
錦及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
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

李公遂公至嚴保甲練鄉兵修城垣造戰
艦所為戰守之具甚備是歲丁巳倭不為
害越二十年己未賊以萬衆連艘入寇盖
大舉也中外震恐公計賊若從海門西亭
趨如臯則通州反出賊外乃兼程趨通泰
而以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駐如臯時則
通泰難而如臯易也公委易於人而身當
其難既而賊至知如臯有備果由通州趨
白蒲鎮公曰賊深入利在速戰互堅壁以
困之值東南風競我兵不便迎擊公籲天

聽徐餘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眾為船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宄猾民觀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賈匿去莫與耐船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船不為虐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統素潔蕪然茲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船盜淵藪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立其仕宦貴臣相向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統及置二司用事者於理統患自殺乃羅巡撫不復設而船主土豪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

祭風而風回乃擐甲誓師斬不用命者如千人以進賊遂却又計賊若由泰興犯瓜儀則糧運阻而留都震驚如由富安以北沿海東出則無事矣乃身當泰州之衝而以黃橋西路責景韶等時則又泰州難而西路易也既而賊進丁堰丘陞縱火焚其營邊兵衝入毛胡蘆兵從南出首尾夾擊斬其金盃首一人公復趨間道備之賊不得已果從沿海東出我兵追躡敗其眾於富安瓜儀全為公又計賊既不得意於揚

莫之禁矣壬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巖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巖於是益募驍勇委良將中約束畢謀共禦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復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景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不支相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孫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巖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韋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眾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屢數千人小羣數百人比比蠅起而船主推王直為軍雄徐海次之

必且垂涎於淮乃留景韶陞等專備西亭丁堰二賊而身赴淮安以當大敵時則又淮安難而儀揚易也公至淮會視軍通政唐公順之亦提青沂兵至與公合勢公乃部分諸軍前後左右中為五哨列陣以待於姚家蕩既而賊謂我兵綴於丁堰未得遽來果以輕兵襲淮安掩不備也至則見兵勢甚盛反過於通泰相顧大驚盡銳衝我左哨不入公揮兵四面圍擊俘斬八百有奇焚溺死者不可勝計自後公往來二

又有毛海峰彭老不下十餘計
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
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薨常
為彼總督有感惠經亦慷慨以
平賊自負故用為大帥節制當
天下半得以便宜行事開府辟
名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
旦夕盡矣然經素貴侈靡行事
有承平風而諂特用大將何卿
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
之士又慄猾果性連退田州瓦
氏及山東扼手兵連戰敗去經
望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
出替察文華歸上疏行有所負
挾願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
出其上文華恚則疏連劾經謂
其才足辦也特家闕避賊讐哉
曷昔縱賊耳而會兵科亦有言
上怒甚趣使捕徵經則已
聚兵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

郡間揚急則趨揚揚緩則歸淮搗廟灣之
巢零寇俱盡策西亭之寇全捷隨聞其七
星港之捷斬首三百有奇竹堰之捷斬首
九十有奇茅荅墩之捷斬首百七十有奇
唐家滌之捷斬首百四十有奇則皆分布
諸將而成功所云破竹之勢數節以後迎
刃而解者也余嘗聞之故平公用兵奇謀
古法不逮唐公而審勢當機熟於情形過
之較量功伐唐公終少遜於公此三公之
辨也後四年癸亥有譚都御史綸平海之

級溺水死者稱是兵科言宜留
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
天寵皆論死文華既已據其功
則奏起巡按御史胡宗憲代天
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
武惴惴重立憂不在倭矣文
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
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
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
躡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
請出督討之其進止機宜如張
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
合兵掩捕平之徐海死進文華
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
年獲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
事走海上後為船主頗尚信有
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
名當借他船以是凡有入掠者
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
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

績倭自乙卯入閩閩歲苦兵敗者什九
游巡撫震得請以總兵俞大猷劉顯控制
江閩數道兵馬劉顯先至兵少未可戰比
大猷至則賊已先破興化據平海矣事聞
天子震怒罷游公回籍聽勘用譚公綸為巡
撫而以戚繼光為總兵大猷議曰今日遇
異常之變必興數萬之師先差叅將二員
各督兵舡二枝把截港口使不得由海而
遁劉總兵督兵一萬由北而下大猷亦請
得督兵一萬由南而上戚總兵督兵一萬

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為都督置
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
必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
之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
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
議以直元亮無可赦棄市宗憲
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邊賞有差
然其眾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
不利連犯吳越單閼中首尾七
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
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
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
雖不相當而轉河軍食橫賞賜
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
騷動東南顛當竭矣

由西而東堂堂正正一鼓殲滅譚公然其
計然與戚共事久頗欲借戚為重戒俞劉
勿戰侯戚至於是大猷結營於秀山劉結
營於明山深溝高壘賊水陸無所之困救
日甚猶冀新倭來得由海脫歸會繼光領
浙兵一萬至公乃命三大將分道並進砲
聲動地直搗賊營賊駢首就戮躍走者盡
陷溝中無一得脫議者謂廷霆疾雷戚則
誠武矣而俞之定謀劉之犄角其功皆不
可忘且戚所將乃素練之兵俞劉所募乃

烏合之衆俞劉當方張之勢戚乘困憊之
餘戰守難易地皆然若譚公將將之功
則偉矣後六年隆慶己巳有劉總督燾運
漕之績曾一本者潮人因倭之亂招納亡
命數萬橫行閩廣間攻城掠地殺叅將縲
印直抵五羊焚舟師官兵不能討至是以
兵部左侍郎劉公燾總督閩廣軍務員外
王倬為贊畫發兩京帑銀十萬兩資軍餉
公既至督廣巡撫熊公檉閩巡撫屠公澤
民總兵俞大猷郭成李錫參將王詒等尅

期會剿五月十二日戰銅山勝之六月十
二日戰玄鍾又勝之二十六日再戰蓮灣
又大勝之擒一本其黨數千人悉除是役
也雖兩省夾攻而造舟運謀終始其事則
俞總兵大猷之力多焉後二年辛未有提
督殷侍郎正茂高雷之績廣之倭患多在
惠潮後隄備稍叢倭難得志乃去之而突
犯廣海陽雷神電錦囊諸衛所村落遭屠
城亦相繼陷沒化州石城幾于不免蓋武
備素弛故也殷公正茂時以提督至奮然

議征之或謂倭鋒方銳非大集狼土諸兵
不可提替白勢急矣此所謂遠水不濟近
火也在吾輩力為之因檄總兵張元勳量
移從化董兵赴援檄叅政江一麟副使陳
奎吳一介叅議周鳴埴僉事李材許孚遠
叅將陳濠晏秋元集所在官兵討之而屬
李材監其軍賊初意地方無備便於搗虛
不謂大兵遽集比交戰賊勢大衄零星奔
竄或遁林菁或逃海上為圖旦夕之生官
兵窮其所往俘斬一千有奇倭患平焉後

又突犯雙魚所所官不戒城為所據督撫
震怒於是總兵以下官俱戴罪隨令總兵
張元勳監軍副使趙可懷自新會發守巡
嶺西叅政劉志伊僉事石磐自肇慶發叅
將梁守愚自陽江發官兵四集重懸賞格
將士咸思奮請闢三道及文武將吏相與
議曰賊無舡必由陸逸須設伏儒崗以待
之已而賊果棄城奔儒崗伏起遮道夾擊
戰於藍水施村賊大潰斬首八百餘級奪
回被俘男婦六十餘口遺孽漏經竄林菁

間者官兵分道起梳澌滅無遺斯則甲戌
年冬事也是二後者神雷雙魚間獲全全
勝倭無餘類是泄廣海之憤蓋提督多大
略一時文吏亦皆長材其奏功宜矣後六
年庚辰有劉總督堯誨瓊廉之績初賊以
閩四月自浙閩直犯廣州南頭福永海面
劉公下令海道叅政劉經緯督遊擊韓沛
追擊於翁厓陶娘烏豬海洋滅之既而番
賊自大泥國糾結千衆來犯瓊崖聲勢張
甚公復下令叅將顧宗文夏尚中領兵出

以上倭績涓蕪吾學編後志者
方得

海迎擊之毋令登陟首破賊于感恩追及
于北黎魚鱗洲盡滅之時副使舒大猷叅
議王來賢僉事薛夢雷俱移署海濱監督
各將用命所斬獲倭番海賊甚衆奪回被
擄凡四百八十名顯其餘焚蕩及覆沒者
不計其數從此海邦靖焉劉公沉毅有為
不避嫌怨亦一時之勞臣也

倭績二

前叙督撫功此叙諸文武功

倭績二紀捷也獨及嘉靖以後者捷多也
初紀江南江北重畿輔也次浙次閩次廣

序遠近也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五月守備
解明道有吳淞所之捷王直之黨既陷南
匯所鼓其餘銳復破吳淞所據之明道曰
吳淞要地不可為賊所據豈出其不意擊
之因往襲賊賊不虞其至果為所敗斬首
百餘級其酋三大王六大王死焉遂復所
城賊遁出海又為州判金汝舟千戶楊循
禮所敗擒斬八十有奇後一年甲寅八月
參將許國李逢時有師家洪之捷王直知
官兵將搗其巢乃進營於師家洪列七星

陣以待國逢時擊之大敗而去既又進攻之賊固守其舟二將所統皆北兵不知地利必沮洳間潮至死者甚衆賊得由原港逸去水兵追戰於老鶴嘴之回馬洪又大敗之二將失師不稱全捷然破方張之寇其銳亦足多焉後一年乙卯正月總兵俞大猷有勝墩之捷賊自嘉興突平望分道並進期會於蘇州至勝墩知府林懋舉與同知任環率狼兵擊之於北大猷與副使孫宏軾率宣慰司兵擊之於南狼兵首殪

其渠魁賊氣沮捐資于狼兵求脫弗聽東
西阻水賊不得遠久之大敗斬首三百級
是戰也提督都御史周琬巡按御史周如
斗令所在清野民間釐具悉燬之而又前
後夾攻賊進不得食退不得息故敗大猷
回兵復有金山衛之捷斬倭二百餘級五
月副使任環有三丈浦之捷環為同知即
稱知兵自賊破南匯而環與六合知縣董
邦政合兵敗之於吳淞江口及攻上海縣
環以僉事統兵又敗之於五里橋時環所

任環陸涇壩之捷五脚

柘林之寇千餘突小崑山趨泖
湖而北保靖宣慰彭蓋追之
抵蘇之陸涇壩壩離城十里而
近兵備副使任環督兵擊之擒

其景帥俘斬五六百級畧水為赤環常敗賊三大浦至是又提賊憚之稱為拚命官人所至輒避其鋒是日值暴雨賊得逸入舊巢

官兵平望之捷

朱涇之敗苴擊周藩死焉永保兵復失利賊益猖獗將由蘇州入海道吳江之平望浙直鄉兵會擊之賊腹背受敵大敗走死者七百有奇是戰副使董士弘僉事王詢以浙兵至參政任環知府林懋舉以直隸兵至三店則推官劉泉之功居多皆不藉官兵以取勝蓋民久苦于賊共起而讐之耳

統民兵三百僧兵八十而賊之泊黃浦者舟以有計自吳淞南行者尤不可勝數眾以眾寡不敵為懼環曰賊雖眾各自為黨其心未一急攻可以得意乃追襲於五里橋賊倉卒不知官兵幾何但見勢如風雨懼而潰環又敗之於習家墳賊遁去遂解上海之圍環名從此大震至是賊且大至屯于常熟之三丈浦勢甚猖獗又易官軍不為備環陰部署主客官兵以保靖應襲彭守忠為中哨太倉耆民為右哨知縣王

方廉計殺柘林賊七月
時巢賊甚熾廉為松江知府遣
謀投毒井中賊千餘人飲之咸
死斬首數百級

任錦海門之捷七月

賊首林碧川既為俞大猷所敗
乘舟奔海門與其黨百二十餘
登大陳山時錦為扼總縱火擊
之俘斬無遺

鈇為左哨躬環甲冑激勵三軍我兵皆踴躍思奮起攻之賊不知為環兵率爾交戰遂大敗俘斬二百八十有奇而我兵不損一人自用兵以來陸戰全捷未有如此者也七月都指揮王沛有金山洋之捷賊自王江涇陸涇壩平望數敗之後勢甚窮促叅將盧鐘都指揮王沛時往撓之賊死傷及疾疫者過半乃潛伏巢穴不敢出掠日為遁歸之計既而苦於官兵邀擊遂沉舟破釜示無去志然實覲官兵不備之於海

而得走也胡總督謀知之預遣沛等率舟
師伏海口伺之賊果由海道沛等追敗之
於金山洋悉沉其舟賊溺死無遺後一年
丙辰總兵俞大猷有茶山洋之捷初七了
港賊與吳淞江賊屢為官兵所敗相繼遁
出海洋大猷善於水戰設伏劉家河待之
且攻且逐追及於茶山東北鄧城督舟師
衝其鋒賊披靡舟沉者六十俘斬三百餘
殘寇宵遁復為颶風所覆無生還者是年
俞事董邦政有西庵之捷先是賊突濞缺

七竈洪邦政時為僉事既與佐擊周宗禮
敗之賊至界嘴又與叅政任環敗之至是
賊由金山登陸犯西庵邦政獨往攻之賊
大敗匿法昌寺邦政火其寺賊盡殲焉邦
政善戰知兵常以孤軍敗川沙寇賊殺傷
五百餘衆賊中畏之功名亞於任環嗣是
兪大猷輩有寶山乍浦之捷沉舟十三前
後俘斬約五百五十有奇盧鏜輩有江陰
三斗沙之捷沉舟數十前後俘斬約四百
五十有奇總兵徐珏有孟河之捷俘斬三

百有奇吳賊勢衰漸次削平矣以上俱江
南事三十八年己未副總兵鄧城有如臯
之捷城趨捷善戰膽力過人每為俞總兵
大猷所器賊之戰狼山也城以都指揮追
敗之沉其十五舟以功晉今官時狼山副
總新設舟師兵器百凡未造倭數十艘猝
至城冒死血戰攻沉賊舟十餘隻賊迫棄
舟犯如臯城設伏布奇敗之明日復戰于
白蒲倭選鋒跳蕩賈勇城連發三矢射殺
之賊遂挫銳官兵乘勝逐北擒斬四百餘



級四月千戶汪時中有盧家場之捷賊從
 大河口呂四場登者以千計據盧家場時
 中與把總張大義合兵圍之大義意欲待
 諸兵至然後進擊時中奮然曰我等既受
 委任豈可坐視賊之肆虐荼毒吾民大義
 固沮之不聽遂與有隙時中單騎提雙刀
 突入賊營斬賊數人賊大驚異相顧錯愕
 莫敢誰何中有嘆羨其勇而欲生致之者
 時中統賊營後賊追之值部兵往救賊大
 敗走為之喪氣八月副總兵劉顯有白駒

劉景韶仲家庄之捷

時賊至自三沙遁入仲家庄詔

率官兵圍之是夜漏下三鼓賊

乘雨潰圍而走官兵復追敗之
斬首三百餘級賊遁七竈河

場之捷江北諸兵毛葫蘆營竄海安之
戰為賊所餌而敗副使劉景韶往援敗之
於張家庄斬賊三百餘級追至舊場又敗
之乃遁往白駒官兵圍之賊四面逸出時
窮寇致死莫利當先顯獨挺身陷陣賊披
靡死者百餘人乘夜遁沙州顯復衝陷其
陣敗之賊潰走走則陷沙中顯率兵四面
合擊俘斬千有餘級先是泗州之戰顯身
先士卒斬衣紅賊一人賊衆大亂追至安
東又大破之賊素憚其威名故至是大捷

湯克寬下馬洋之捷一將十
鄧文俊既破首賊頗得意而去
克寬時為參將統兵與戰於下
馬海洋敗之越三日復戰遂擒
文俊次年四月賊犯平湖官兵
連戰皆敗殺指揮而下如千人
王軍門解命克寬性剛及於繫
子門大破之俘斬二百六十有
奇

顯謀畧不及俞戚而敢死當先其所獨長
亦名將也以上俱江北事嘉靖三十二年
癸丑閏三月參將俞大猷有列港之捷港
王直所巢地形曲折賊負固盤據勦者難
之都御史王公忬躬至溫閱圖乃命大猷
以一哨由列表門進當其前命參將湯克
寬由西後門進防其逸意在持重因之大
猷獨計將在軍君命不受機會可乘不空
坐視乃募熟諳山路之人俟得等潛入賊
營期以舉火為號而自移營木巢距賊巢

僅隔一山分遣把總張四維屯龍山黎秀
屯霽霽遙為聲援夜四鼓侯得等果縱火
官兵乘之賊大驚潰爭舟死者無算直率
其精銳冒死突圍出泊于馬蹟潭巢穴盡
毀大猷此舉有班定遠探虎穴之風軍門
猶以違節制責之然愛其材武無以罪也
克寬聞直敗追至馬蹟圖焉直既脫大猷
自謂無恙不意有克寬之兵倉皇失措交
戰大敗業與其徒相向慟哭克寬謂且探
囊取之俄砲聲上震藥氣下侵潭有螿龍

怒而飛我師沒焉克寬自救不暇直得以
百餘人由白馬廟逸去遂有太倉之圍天
寔留之也直後與其衆談及大猷列表門
事猶有懼色遂以聲名借他舶入寇彼獨
稱王夷中不復至云是年八月把總鄧城
有普陀山之捷先是賊首蕭顯既殺胡賢
敗黎鵬舉橫甚遂焚上海趨崇明修舡為
歸計軍門王公忬測其必入浙預令都指
揮劉恩至把總鄧城指揮張四維等分為
二哨一自觀海臨山趨乍浦遏賊來路一

自長遼沈家門設伏邀其歸路賊果南遁
官兵與遇於普陀之落伽山連戰勝之零
賊登普陀依險為巢掘塹自衛參將俞大
猷督官兵進攻夜從石牛港進張疑整衆
而不與交鋒潛遣守兵由巡檢裏直入賊
壘城陷陣先登餘衆繼之賊敗走依茶山
絕頂翼日城率火斌黎俊民等四面並進
賊窮蹙俘誠無遺顯僅以身遁後連敗於
三江龍山定海滅於慈谿此戰寔其張本
也後二年乙卯五月把總指揮劉朝恩有

三山所之捷賊之攻三山也朝恩已承院
檄他委離所一舍聞報疾馳還率軍民固
守值霖雨城圯數十大賊驩呼謂唾手可
陷城中洵洵或勸朝恩突走朝恩斥之曰
臣子報効正在今日豈可以事權去已而
規避耶且我去於身得矣如生靈何遂以
身殺圯所督戰甚力復以木城障之時城
上矢石如雨未有中賊者朝恩悟曰此幻
術也投以生犬首發矢即中其酋帥貫喉
而斃賊驚潰走朝恩復追躡之斬馘數級

是役也內外扈民全活者三四萬人余嘗
謂為將者幸而成則為劉指揮朝恩之功
不幸而敗則為陳百戶表之死其心同其
忠同表忠而孝以全其母朝恩忠而勇以
全其城皆浙中武弁之矯矯者也六月嚴
州府推官劉泉有三店之捷賊之初起議
者皆謂土兵不任戰事每紛紛藉兵於客
客兵既至雖有小勝而騷擾特甚故其謠
曰倭來猶可兵來殺我久之民間憤惋願
自充兵殺賊官府因之練為鄉兵會柘林

賊自蘇州乘從嘉善乍浦趨舊穴泉率鄉
兵禦之于三店塘大破之斬首四百六十
餘級焚溺中毒死者復千餘人由此人知
人皆可兵而用鄉兵之議益決矣八月叅
將盧鏜有大陳山襲之捷鏜之與柘林賊
戰于新林也賊首林碧川大敗遁勝山鏜
又追敗之於龜營洋賊擬逸出大洋以逝
不意為颶風所沮回泊于台州之螺門副
使孫宏載兵備許東望知府宋治卿與鏜
及都司王沛督舟師追之賊敗登山官兵

圍之月餘碧川與高贈烏魯美他郎等無所得食一百五十人俱俘斬無遺九月把總鄧城有舟山之捷時舊寇既誅新倭復至海外警報甚亟是日風浪盛作諸將相視莫敢發城奮曰寇不可玩當冒風濤一戰斬其不用命者遂將數舟以往俄而霧合咫尺莫辨城乃偃旗息鼓宿于舟山之陰薄暮賊舟果至泊謝浦天氣昏黑不虞兵舡之在側也城令善泅者度木罌覘得虛實誠兵士枕戈達旦黎明縱舟奮擊賊

鄭茂徐行捷海盜之捷
賊自奏驛山登泊謀將寇海盜
茂時為知縣與指揮行捷等率
兵撲滅之是戰也賊雖止于八
十有奇然以是日登陸而官兵
以是日盡殄之則前此未有也

逆戰倉皇不支俱駢首就擒斬獲三百餘
名顆沉溺者無算十一月典史吳成器有
龕山之捷賊自温州登岸蔓延於會稽胡
總督宗憲親提大兵至壁于龕山語其親
兵曰爾曹養日久之未立戰功今賊行滅
而諸將首鼠不進萬一賊得脫此徑渡錢
塘奈何今日正汝立功之會能乘其不意
襲之賊可盡也衆皆踴躍仍令典史成器
統之以進不數里遇賊死戰無不一當十
賊大敗循海而走登匿山坡堡我兵四面

唐鑑文亭之捷丙辰四月
賊既陷臨海遠近洶洶鏖時以
參將領奪過之於文亭賊來與
戰大敗其舉賊不得過餘姚賴
之不受兵士民為勒石頌功焉

奮擊不得已登屋擲瓦瓦盡繼之以槍槍
盡繼之以刀刀盡乃下死守我兵盡力破
之悉斬首以獻是役雖總督親自調度然
非成器之奮勇當先亦未必成功也後一
年丙辰正月土官田九霄有後梅之捷賊
之自閩入浙也越平陽仙居至寧波奉化
與錢倉賊合幾七百人深入紹興勢益滋
募胡提督率兵備副使許東望容美土目
田九霄同知曲入繩等兵往戡之遇賊江
橋乃令兵渡河九霄邀其前入繩襲其後

任惟員彭溪之捷六月

賊據僊居阮巡撫鷄機副使許東望知府譚綸統兵盧鑑等往救之賊聞大兵至乃走斷橋彭溪官兵圍於林同知家惟員時為指揮首犯其鋒俘斬三百死水火者甚眾餘賊六十人遁天台為鄉兵所殺僊居之賊盡焉

劉副使計擒殘倭八月

時有羣倭栖于秦駐山舟為礁石所碎時劉副使壽駐乍浦欲稜兵擊之將士曰窮寇據險難以仰攻壽乃計令兵士挾降倭一人往說之詐云送付徐海其黨五十人悉棄兵而來次第縛之

賊見兩兵乍至大怖而走匿後梅民家提督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今投死地復何能為乃悉眾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直大雨提督與將士立田中夜五鼓大霧賊乘黑衝典史吳成器軍成器故善戰驅兵四面奮擊之擒斬若干人脫走者至山西嶺伏發又大敗斬首及焚死者五百二十有奇餘奔太平浦岐港堅壁不出官兵夜偪賊壘投以霹靂火器賊驚以為劫營自相攻擊死者甚眾

是役不專九霄之功而九霄寔挫其前鋒
故以功歸之八月叅將盧鏜有清港洋之
捷辛五卽者宿寇徐海之偏裨與陳東葉
宗滿葉麻輩同惡總督胡公欲滅之忌海
與之合會海受餌為我用擒其所惡陳東
葉麻輩公乃以五卽責之盧鏜鏜接密諭
時方對諸客食忽命治艦之金塘山容相
顧莫知所謂鏜自乘福船令將官率哨舡
若干以行次日至金塘瞭見北洋有大舟
揚帆而南令哨舡回散潛泊少選大船艤

戚繼光盤石之捷賊年四

時台州賊與興清賊合謀攻溫
州胡總督遣參將戚繼光追之
及於盤石館大敗之賊遁出港
參將張鈇預奉胡公方畧賊舟
師江口以待斬首百餘焚其舟
數十賊死者無算先是賊分為
二劫象山寧海僻居知府譚綸
悉擒斬之戚繼光又追及於海

金塘之麓賊皆登憩鐘知其為五郎令哨
舡糞射之賊以手且搖且招搖者示勿擊
招者示有所言也哨兵颺言曰欲打話須
去爾兵器則拍掌示無而呼一董一董者
一家之義乃倭語也有華人從寇者曰吾
乃胡總督招安放回者哨兵曰有牌驗乎
曰有鐘招眾賊至舟傍慰藉之謂五郎曰
汝既為軍門所遣豈可慢乎請至舟款叙
五郎既登舟餘派哨舡分載每載不過三
回人多則不能容也五郎見鐘禮貌慇懃

安坐不疑宴至深夜鏜坐福舡上層將臺
侍者引雙燈上桅俄而哨舡蜩聚鏜問之
曰如何齊應曰是了五郎驚訝請下哨舡
與衆夷同宿鏜曰諾令左右送之穴梯而
下至蓬戶外一望維海不見衆夷五郎悟
欲赴水死左右不許曰卧榻在地乎下五
郎度不能免浩歎就卧遂縛之翌日入定
海關乃知賊徒俱已斬盡即前夜起雙燈
時也是了者復命也羣賊死時僉訝哨兵
擅殺五郎亦自以偶遇盧鏜被執皆不知

其出於軍門也。後三年己未，副使譚綸有
何家礮之捷，賊自何家礮登犯者三百餘
人。據險為巢，胡總督檄副使譚綸剿之。綸
與總兵俞大猷計曰：「俟者報賊甚多，而今
登犯者止三百，其嘗我乎？」乃令大猷率舟
師備之於海，而自率陸兵禦之。至定海，即
欲進兵。將士請曰：「兵士遠來，乞休三日而
戰。」綸曰：「賊數不及三百，而久掠不去者，謂
我無兵耳。今聞大兵回集，而不走，豈出不
意乘之，乃進兵至馬崗，遇新賊五百，自金

井頭來綸即移兵先擊新賊新賊敗斬級
以百計竟避山中遁去翼日綸始率軍搗
何家礮巢賊殊死戰綸出奇兵擊賊後賊
潰不支走入舟中縱火焚之俘斬畧盡蓋
遲則二寇合勢勝負未可知矣五月綸與
叅將戚繼光復有松門之捷初綸既破前
賊即回軍向松門擊賊之在柵浦者甫入
衛城分布諸偏裨軍之通衢以備巷戰而
令繼光軍分配城守諸偏裨皆竊笑之夜
漏下四鼓果有賊數百襲西門先登者且

三十輩殺城卒守者紛紛墜城走章延廩
陳其可督兵大戰斬數賊賊乃下走綸繼
光尾其後相與計議賊走必出金清閘乃
鑿二舟塞之賊至恐其起塞復詐為新河
老人書遺之約饋千緡求勿攻城賊許諾
遂不起塞明日繼光軍出壁牛橋誘賊賊
悉衆往攻綸盡遣銳兵出撓之且撈得賊
伏沉其二舟賊大敗棄輜重而走官兵追
及於南灣嶺賊據高分五部以拒官兵蔡
汝蘭等進圍其巢出奇分翼乘間搗虛賊

益奔潰斬首三百生擒數十百人餘衆趨
樂清黃華掠舟出海而遁後二年辛酉叅
將戚繼光有台州之捷繼光累破勁寇戚
名曰戚賊憚之至台州擊零賊于新橋百
餘徒俱死而繼至者且二千餘人壁黃沙
繼光以計困之賊登山以拒官兵圍之於
白水洋時賊尚衆繼光曰是可以火攻破
也乘風縱火風猛火烈民居稠密賊無所
用其衆盡化煨燼是役也賊多兵窳而我
兵九戰皆捷俘斬千餘焚死者稱是皆奇

黎鵬盧昂臣屏風嶼之捷

已未四月

鵬舉時為參將與指揮昂臣攻賊于屏風嶼鎮下門及三沙海洋沉其四舟擒斬一百五十有奇燒溺者無算時賊兼浮突至未得登却我兵邀擊外洋擒斬頗多賊皆望風遁去

績也以上皆浙事三十八年己未參將戚繼光入閩有牛田之捷先是賊陷福清縣閩人士大困當事者借兵於浙浙以繼光將兵往賊猶據牛田自如繼光肅隊而行直抵其巢穴賊倉皇窘甚萬人敵者出護其衆斬戚兵數人戚兵有制雖斬不退也四捷將競前力闢乃殺萬人敵四將者亦間有傷退語人曰非吾之四不足了彼之一名下信不虛耳賊則猶病其襲取不心服也次晨聚衆攻戚軍氓有逃於山中者

憑高窺之見賊乘馬鼓刀從東來日初出
閃閃照刀光皚如霜雪猛如風雨浪私相
謂曰吾固知賊武也相去數十步軍中忽
敲鼓邊兵皆仆地氓失聲曰吾固知兵脆
也語未竟鼓鳴銃發彈彈中馬鼻馬掉首
走仆地者爭起斫馬足賊紛紛落馬兵剗
其首如剗羊然後騎疾驅脫者不能五之
一乃知鼓邊者軍號也號發兵不仆彈將
自受兵仆彈不發賊將殺兵節奏緩急不
爽毫芒真天兵也賊且走且大啼曰不意

唐山乃有此兵從此心折指戚席矣氓蚩蚩湯不省兵為何物至所言皆古兵法信乎實錄出於史官者不如出於區夫匹婦之口也余時結髮為弟子員懷之三十餘年乃今得補二編之闕戚後位極大將軍閩細人猶呼之曰戚叅將叅將著也胡總督聞捷贈以詩有八閩到處三秋捷千里蠻營一夜空洗劍灘頭溪水赤挂弓天外海桑紅之句正指牛田之捷而言後一年庚申叅將王麟有月港之捷麟既與把總

朱先敗上途之賊死者八百餘人焚死者
如之由是威名頗著而賊與官兵戰於海
倉白石鎮海野馬等處者又皆不利遂由
月港遁出海洋麟追及於古浪東砵把總
劉一桂追及於刺嶼尾五戰皆勝沉其舟
數十斬獲數百賊首徐老許西池王老及
日本頭目皆就擒所部三千餘徒悉溺水
無遺後三年癸亥總兵戚繼光有仙遊之
捷是年十一月倭百餘艘乘勝登泊直趨
仙遊薄城下環結巢壘繼光帥師來援軍

下沙園去倭壘二十里許度寇衆且銳曰
是未可輕戰也先遣精兵百餘人入城以
助守禦仍分兵諸路遏賊衝俾毋肆剽掠
寇急連攻城戚又遣勁卒携火器從間道
縋入城寇造呂公車內藏兵棧危梯于車
前運至四門晝夜悉力以攻勢益迫十二
月二十六日日初出車已館壕去城僅咫
尺城中人恐慄不可支頃焉望見大師如
雲從東南二路並集雷轟電發直擣寇壘
寇呼曰威帟來矣倉皇驚竄如狼奔如豕

突師從之斬獲首級無算收還所擄男女
三千餘人威登城城中老釋威舉手加額
有如更生爭率牛酒犒師翌日下泉南追
剿諸逸寇所向皆捷勢如破竹甲子春二
月班師閩中從此安枕矣威摧陷廓清之
力豈可忘哉人士有為之語曰威公之師
桓文之節制兼湯武之仁義蓋感之極有
不知其言之過如此以上皆閩事三十三
年甲寅廣海有指揮黑孟陽之捷時海寇
何亞八鄭宗興潛從佛大坵圖引番舶與

官兵蓬州之捷 戊午正月

賊自漳泉犯揚陽蓬蓬州所城

崩賊擁入殺百戶李日芳等副

使林懋舉會事經彥宗孫將鍾

坤秀知府李春芳指揮劉天倫

等官兵擊賊之斬首一百七十

預天倫追至東壘港血戰死馬

十月經彥宗又敗賊眾俘斬百

四十級有奇是戰鄉夫之力為

多

經彥宗殿從儉揚湯之捷 諱

圖揚湯城守宋帥師救之有

鄉夫斬全甲首以獻賊失勢大

斬獲甚眾但彥宗報罪以金

亭殿從儉代之乘勝逐北賊望

風而靡俾無算黃崗鎮賊聞

之亦遁去從儉歷官南贛福建

巡撫以清惠著聲聞人德之為

立祠

陳老沈老玉明王直徐銓方武等合踪入

寇閩廣海瀕苦之提督鮑象賢遣副使汪

柏督指揮黑孟陽王沛統兵捕之及于廣

海之三洲生擒亞八等賊一百一十九名

斬首二十六級餘黨脫逃無何徐銓方武

等又自福建流突潮州亦為孟陽所破徐

銓授首擒斬一千二百有奇亞八宗興武

與陳時傑等俱斬於市海島遂平是戰兵

備以下俱有功而孟陽尤其著者也後六

年庚申貴山有都指揮武尚文之捷時賊

官兵海門之捷十一月

賊首許老等界和平饒平而壘
尋引倭自磊門登陸攻海門所
南舟土目莫善等擊敗之賊還
和平尋犯潮陽突黃崗鎮侵南
洋灣宣後與雲霄新賊合踪掠
甲子棉湖寺界並為官兵所破
俘斬百八十有奇是役也通判
翁承輿指揮孫敏李榮馮良佐
知縣熊靈林叢槐千戶黃昇縣
丞范楠咸有功焉

為官兵追急移屯潮陽之貴山都屯指揮
武尚文及鄉兵邀之連戰皆捷賊改營古
埕尋遁南洋灣又為典膳秦金所襲斬首
三百七十賊潰渡河官兵乘之復大敗賊
忿甚翌三日祭江而來誓復南洋灣之仇
尚文等官兵盛為之備與戰又大破之由
是古埕和平沙嶺大湓橋諸賊連戰俱沒
俘斬八百有奇四月僉事齊遇與海道叅
將會師追之擒斬者又三百六十殘賊悉
平後四年甲子總兵俞大猷有潮陽之捷

自嘉靖壬子以來倭奴入犯內地浙直閩
廣以次波及然潮海之間尚條來條去至
嘉靖癸亥則屯住潮揭海濱衆號一萬甲
子春新倭萬餘繼至與舊賊合夥屠戮焚
掠之慘所不忍言吳提督桂芳新蒞鎮城
卽躬董師東向前後調動狼土勁兵四萬
五千福兵一萬五千以伸威營總兵官俞
大猷帥之副總兵湯克寬叅將王詒聞崇
文副之僉事徐甫宰監之大猷曰全師歷
寇我飽彼饑空坐困以待其救因出奇兵

禁其野掠賊無所得食乃復分影私遁我
兵乘勢邀擊初戰於滅水神山溝俘斬一
千一百二十七名顯再戰于海豐大德港
俘斬一千三百一十三名顯賊奔潰下海
又陸續擒斬六百六十二名顯餘賊掠舡
開洋者遇颶風覆溺俱盡大猷故名將而
此戰俘斬三千有奇尤為殊績萬曆三年
乙亥總兵胡守仁有廣澳之捷劇賊林鳳
林道乾者皆曾一本餘黨各擁衆數千流
劫海上猖獗多年為官兵所逐鳳奔外洋

攻呂宋玳瑁港築城據守且修戰艦謀協
番人復圖內逞福建巡撫劉堯誨遣人諭
呂宋國主集番兵擊之巢舡燒燬賊衆大
挫至是從大洋突入廣灣提督凌雲翼檄
總兵張元勳監軍副使趙可懷追剿之劉
巡撫亦令福建總兵胡守仁率兵與之合
追至碣石獲賊徒男婦八十餘人復追至
淡水洋賊舡飄遯兵隨擊之沉其艘二十
餘隻鳳走遯外夷後林道乾突南灣期月
守仁擊之亦逃竄守仁曾出戚總兵繼光

麾下其用兵多得戚氏家法號稱一時名將以上皆廣事槩之諸提當以俞之列港戚之牛田為竄奇竄難皆破方張之寇也故二將亦稱大將有人品而後有事業信矣

倭議

自倭興議者衆矣衆議集績乃告成則借箸而籌揅戈而戰二者不可廢一也紀倭議

議首廣東自南而北也廣之郡十而分三

白沙把總三五分總所統兵船
約有五十七隻官兵一千六百
餘白鵞門把總統兵船二十八
隻官兵八百餘北津寨把總統
兵船三十四隻官兵九百餘廣
海守備統兵船二十八隻官兵
四百餘碣石把總統兵船三十
四隻官兵八百餘柘林守備統
兵船七十隻官兵二千三百餘

路東路惠潮中路廣州西路高雷廉西路
之設番與交黎珠賦共之不專為倭倭若
入廣勢必道閩而惠潮其門戶也漳船通
番路所必經故此二郡者近倭且便於倭
柘林南灣潮之要區平海碣石惠之重地
柘林南灣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
是無惠也柘林之外有靖海海門蓬州大
城皆以衛潮碣石之外有捷勝甲子門皆
以衛惠而南灣又潮之要害為南灣者閩
廣交界居大海中有山田數千畝寔調移

遺民所棄之地嘉靖間倭互市于此廣捕
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
吳平憑之為巢穴萬曆三年兩廣殷總督
正茂福建劉巡撫充誨題設副總兵駐此
以彈壓之漳潮遂無半鏃之遺誠為得策
地與柘林碣石相為唇齒鄧鍾曰外奪海
寇之巢內絕接濟之路左伸閩之臂指右
固粵之門戶者南溁也信然信然議者猶
欲於海門靖海甲子所之間添設遊擊一
員統領水兵與南溁相為犄角寔稱萬全

之謀倘倭勢稍大此議似不可少次則中路亦要蓋廣州大洋千里盜賊淵藪如東路柘林有倭賊必入於屯門鷄栖佛堂門冷水首老萬山帝頭門等灣或泊以寄潮或據為巢穴而南頭為甚惟附海東莞大鵬各戍兵守之有方則賊必不敢以泊此勢又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灣九竈山九星洋而西而浪白灣為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惟香山戍守之兵能嚴為巡哨賊亦不敢泊此勢又必

歷崖門寨門海萬斛山硯州而西而望峒
灣為甚乃番船停泊避風之門戶也惟廣
海新寧海朗戍守之兵能嚴為巡哨賊又
不敢以泊此大都廣東省會襟江帶海其
東出海必由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則南
頭也其西出海必由崖門而崖門之西則
廣海也今既設南頭叅將廣海守備控制
于外虎頭門把總防守於內又總鎮標下
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內外策應萬一
有變豈遂至于束手哉然廣人終以濠鏡

溥為憂目為腹心之疾或欲毀其巢廬或
欲徙之南溥或欲移之浪白三洲或欲設
官以治之以其為番舶所聚也鄧鍾曰東
省之有番舶譬人身之有痰火苟元氣完
固精神充足則火與痰皆為血脉之資如
其元神內耗營衛不周而區區以去病為
務未有不日削而月耗者此為探本之論
至二十一年癸巳兩廣提督陳都御史葉
題以海防官專鎮雍陌陳同知鴻漸寔首
任之鴻漸居官有清恭惠政兩臺所重是

竟從設官之議也西路嘉靖十九年征黎
有瓊崖參將之設猶兼雷廉至隆慶六年
又專設雷廉參將嘉靖四十五年有白鶴
白沙二把總之設專備倭也萬曆八年添
設北津把總十七年添設澗州遊擊備珠
賊也頃電白一帶嘗被倭者又議為陽電
參將之復似此則西路營寨密布星列可
無慮倭矣此廣中三路之次第也
以上俱
廣事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倭奴為患
自昔已然洪武十九年以江夏侯周德興

福建起漳州玄鍾遊兵把總統
兵船四十隻民兵一千六百餘
銅山把總統兵船約有四十隻
軍民兵一千六百餘浯澳把總
兵船四十隻兵千餘名銅山遊
兵名色把總統兵船十六隻增
議八隻南日把總統兵船四十
隻兵千餘名小埕把總統兵船四
十隻兵千餘名海壇遊兵名色
把總統兵船二十四隻兵九百
餘烽火寨把總統兵船五十隻
民兵千六百餘

正統九年以侍郎焦宏景泰二年以尚書
薛希璉經畧海上起福寧止漳州置衛十
一置所十四置巡司數十以控之於陸又
置水寨以防之於海初惟烽火南日浯澳
三寨景泰年間增而為五哨守用衛所之
軍有司無供億之費其法非不甚善世久
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來內地莫能捍禦
於是南灣走馬溪舊浯嶼南日等險要俱
為番舶所據不免廣募民艦旋設舟師於
水寨之外添守一十六灣力分勢寡所在

不支至嘉靖四十二年譚軍門綸題設

欽依把總於烽火南日浯嶼為正兵於小埕
銅山為奇兵名之曰五寨萬曆三年劉軍
門堯誨會同兩廣題設南澳副總兵又添
設玄鍾浯銅海壇遊兵各把總名之曰三
遊五寨之制每各四十隻兵各二千餘三
遊各減五寨之半以閩海二千里之程有
此以為之犄角分信地明斥埃處會哨賊
黨則自為戰賊眾則合力併攻策之得也
莫大於此雖屢次節省每小兵裁不能不

厓識者之憂然當事者誠一振刷之而復
乎譚劉之舊則四郡之金湯固自在也且
閩地山川相繆非如廣之遼邈倭自此而
犯者必經溫之臺山自南而旋者必由潮
之南溲南北關鎖宛如二門吾誠備於峯
山則福寧之內地無恙矣備於青墩則大
金之全所無虞矣東湧西洋守而羅寧之
二邑安矣北茭定海聯而連長之一帶固
矣海壇萬安互相襟帶而福清高枕矣新
舊南日相為提挈而興化按堵矣南日之

哨會於浯真則小岞深滬皆泉之藩籬矣
浯真之哨會於銅山則塔頭島尾皆漳之
鎖鑰矣由斯譚之倭雖有王徐之武亦何
所用其武哉惟是山多田少民食孔艱饗
餐之資仰給外省如彼不得來則此不得
食雖有十萬之衆何所庸之故經畧福建
者非無兵之患也乃無食之患也而通海
糴一節固其務之所最先者蓋漳泉之米
資于潮惠福寧之米資於温州而玄鍾之
運舡運兩省之米以糴於閩亦所以資於

廣浙何者有銀無米者得米以為生有米
無銀者得米以為市未必非兩利之道也
兵興以來山嶺戒嚴海運有禁餘於米者
禁之使不得糶餘於銀者禁之使不得糶
則是以相濟而相厲夫豈計之得者愚故
以為通之便也即使有警而禁惟禁乎雙
桅重庖之舡勿禁乎單桅平庖之舡以雙
桅重庖乃過洋通番之舡單桅平庖乃採
捕通販之舡一區別之間則海糶既通海
禁未嘗不嚴縱使汴防已及雖單桅在而

當禁亦必明示以禁約之期每春汙以清
明前後為度每冬汙以霜降前後為度餘
俱不禁則航海者知所趨避而防汙通管
寔稱兩便矣此正閩中今日之所當講求
者也以海糴之通而足食以海防之設而
足兵閩復何慮於倭者曰閩而苦無食也
則彭湖也者可寨而亦可田者也何為而
棄之也其險可據據之以為城其田可耕
耕之以為食獨非計乎曰是見其一而未
睹其二者也彭湖石田也非南灣海壇比

也雖云山環數百里濶容千餘艘然去內地甚遠既不可實之以民又不可守之以兵絕島孤懸茫茫萬頃縱使得而田之而養兵之費猶將十倍於此所云利什而害伯者也其棄之非不得已也曰民不可實矣兵則何為不可守曰分兵者於法為弱遠輸者於法為貧是皆兵之所禁也矧寇大至糧輸兵援一或後時且委軍以予敵何論貧與弱也曰然則棄以資敵可乎曰內備既修外禁既嚴其在彭湖猶其在日本

論台州

把總蔡汝蘭曰台州遠處海濱
四塞之國南有桃畧金竹北有
舟舟桐巖西有關山衛野壘嶂
層岡真可禦之險但南去盤石
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
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
或倭奴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
下自海門而上者一潮直達實
一時難禦之變也三面阻山一
面瀕海孤懸數百里之外救援
接濟一時為難曩者戚參將駐

耳漢棄珠崖亦其故事也昔余之論廣曰
元氣既固濠鏡非腹心之憂今余之論閩
亦曰內治既嚴彭湖非門庭之患故善論
治者治內而已矣以上俱閩事兩浙負海而
都島夷之來窺為切近故設險要焉論列
郡之海口則温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
之松門海門寧波之定海太澗湖頭渡紹
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
乍浦澈浦皆倭寇必窺之地列郡之門戶
也守門戶則堂奧自安矣論海洋之要害

兵挑浚而倭奴止聚樂州糧銀
繆月不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
今宜于台州專立督餉方面積
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為重鎮則
不惟自保且可西控溫處金衢
而北衛寧紹矣

論各縣

俞總兵大猷曰沿海安縣可避
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
賢兩頭洞曰長塗高丁港曰沈
家門舟山前港曰得江烈港曰
定海港黃岐港曰梅港湖頭渡
曰石浦港豬頭壩曰海門港松
門港曰蒼山壩玉環山梁壩等
壩曰楚門港黃華水寨江口水
寨曰大壩女兒壩次可避兩面
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水港

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
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
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
山皆倭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守藩
籬則門戶自固矣夫浙東地形突出海中
固為賊所必犯浙西雖涉裏海而豪華財
帛之府尤為賊所垂涎兩浙設禦似不容
於軒輊者今之浙洋設有四總矣後復改
為四叅既有四叅矣後復增為六總四叅
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金巖一溫處一也

長白港蒲門觀門竹齋港石牛
港烏沙門桃峇門海關門九山
爵溪鯉牛欄磯旦門大陳山大
床頭鳳凰山南麂山霓其餘
下蟹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
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
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風反別
汙不能支矣又潭岸山離山許
山之類皆圍土無簷一面之風
亦所難避可不慎乎

尚書揚守陳議畧

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狼
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為中國
疥癬矣 國初洪武間常來而
不恪 朝廷既正其罪復絕不
與通著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
未貢而後許之於是徃來數數
知我中國之虛實山川之險易

六總者定海昌國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
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凡有三重會哨
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為第一重
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
艇為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寧紹
之門戶而舟山者定海之外藩其地故係
縣治為里者四為總者八十有三五穀之
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於外
若非普陀諸山之比信國公湯和經畧海
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議者

因肆奸諂時擘舟載其方物戎器山沒海道而竊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擄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稱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挑渚犯戕大嵩坳倉庾燔室廬賊殺蒸庶積骸流如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為咲樂捕得孕婦則卜其孕之男女別視以賭酒羔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備倭之詔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

指為失策唐公順之必欲復之至今猶列兵哨守蓋守江必守淮之意也或者曰荒山起稅為利不多即以萬頃計之不過萬石若寇據此以為巢穴則攻逐之費不知幾倍是賈盜糧因小而失大也故舟山止甸二所哨守皆不許民屯種其慮至為深遠由斯言之則信國公之策又非失者鄧鍾曰金塘玉環諸山有言其可屯者有言其不可屯者將安取衷哉大都海外絕島但當計其要害不當計其小利如地所必

之鬻分番防海而兵威振於海表四十八年間邊氓安堵而奴倭潛伏罔敢搗焉茲者復未窺伺而我軍懷夙昔之情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聞乃復稱貢而我師遂從其請以達于朝是將復中其計矣 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郵先罹其害莢民稼穡為之舍館股民脂膏為之飲食勞民勦力為之役使防衛書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歛雞犬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強市物貨善謹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若復 詔至京師則所過之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郵者乎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十而所為糜國用弊民生而過厚之者一

爭則雖無所利猶當守之况有屯田之利乎如在所可棄則雖見有居民猶當徙之况無居民乎何也溟海孤懸島夷易犯若無兵守之是委民以與敵也若有兵守之是利十而費百也試觀浙之舟山閩之海壇粵之南澳皆稱膏腴然其守之者良以固內地之藩籬耳若論屯田所入之利豈足以供兵費之十二三哉即此可例論矣按定海之外有秀岱蘭劍金塘五山之利先年島民互相爭利至於讐殺不已不勝

則欲得何化之心一則欲弭其
侵邊之患也今其發計如前則
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
其貢亦侵無可弭者矣昔西旅
貢鬯召公猶致戒於君越裳獻
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
康居罽賓隨道高昌伊吾皆不
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乃我
讎敵而於摺雲之餘復敢懷其
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
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况可與之
通乎然彼以貢獻為名既入我
境而遂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
不義若從而納其貢則中其
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
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
謂計數而恃以事無用俾其不
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
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
以為空降 明詔數其不恭之

者勾連倭夷私相報復遂為邊患信國公
慮為禍端因遷其民於內地乃清野之策
也且草昧之初戰爭之餘內地人稀徒外
人以實之何名失計近侍郎趙文華奏令
民開種以給幕租謂金塘一山即可墾田
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若盡開玉環諸山
可得米幾十萬石其言非不甚美然而竟
格不行者一慮大家之爭佃二慮倭奴之
竊據利少而害多故耳以此見前人謀慮
之竟是而後人之好奇者徒紛紛也曰然

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伺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館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廉自浙江以達京畿且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父哺其子夫廩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羊不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威舉一事而報善倍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之服者萬不侔矣

則浙利獨無可開者乎曰台州沿海近漲

灘塗長數十里闊十里若倣范蠡圍田之

法令民耕種外築海塘以捍鹹潮俾不得

傷稼每歲起科以給幕租可得若干萬石

蓋猶閩之塘田去大洋絕徼冒不可測之

害以希不可必之利者奚翅千里矣是則

可圖也 以上俱浙 江南形勝首松江次蘇

州松江要地洋山為軍黃浦口次之以洋

山在外而浦口在內守洋山勝於守浦守

浦口勝於守城松人有是言焉定海吳淞

二總兵皆會哨於此如多置兵船使之更
番往來晝夜不絕外則為哨船之羽翼內
則為海港之捍衛遇有海賊併力奮擊此
守洋山之說也黃浦一帶蘇松門戶今雖
有備而上海之高倉沈塘閔行周浦華亭
之葉謝曹涇張堰亦渡浦之路如量置兵
船於此使之分布各港巡邏把截調募二
縣鄉兵協同戍守則倭夷必不能飛渡此
守浦口之說也皆所以為松計者也蘇州
沿海一帶險隘甚多如常熟之福山港白

茆塘太倉之劉家河七了港嘉定之吳淞
江黃窪港則賊之通衢而一府之門戶如
長洲之泖湖吳江之鶯湖吳縣之太湖則
賊之徑道而各縣之關隘其次則福山以
西有三丈浦斜橋以西有許浦金涇劉家
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菑涇吳淞江以南有
寶山以東有老鶴嘴亦皆所謂險要誠能
廣置戰艦於福山吳淞白茆黃窪三丈浦
老鶴嘴之間則可以防寇之大影而外防
無憂統發水兵於勝墩平望蠡里周莊太

湖泖湖之間則可以防寇之突入而內防亦固而又分撥兵勇或一千或數百以常熟者屯於福山等處以太倉者屯於劉家河等處以嘉定者屯於吳淞江等處則可以防寇之登岸而水陸並無可虞皆所以為蘇計者也自福山折而西北則為楊舍

為江陰為靖江折而西則為孟河為圖山皆常鎮二郡之要害而利於舟師水戰者又必多置兵舡以指揮把總統之以圖山遊兵駐劄於營前沙會哨於江北以吳淞

遊兵駐劄於竹箔沙會哨於洋山常鎮參
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揚舍而
諸練兵把總又各以部兵一枝互相聲援
則循塘而守者可以禦倭之突入出洋而
哨者可以遏倭之方來倭亦何能為東南
害哉翁巡撫大立云海防之要惟有三策
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
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
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為無策又
曰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咽喉提

論江北要害

閩縣知縣仇俊卿曰倭寇之來每自南而北海道要害不暇泛及試自其切於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海之吭而慶角掘港皆楊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嚶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秦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閔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元盜可以停舶出沒之虞乃據守所當

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是數言者可謂知江南大計者矣

以上江南事

楊州富饒倭奴必窺之地其視江南猶浙西之於浙東也故江北之設險亦要焉其大勢東起瞭角嘴大河口

呂四盧家等場沿于楊樹港以入則為海門由海門裏河鎮以入則為通州由通州過如臯則為泰州由泰州稍折而北則為揚州由揚州而西稍北則為天長滁州踰海門而北則為徐步營又北則為掘港又

東北則為新挿港轉而西北則為金沙鹽
城廟灣劉庄姚家蕩由姚家蕩而西北則
為蛤蜊麻線等港而至大海口由劉庄而
北則為安東由安東而北則為海州贛榆
以及秦州西北則為高郵寶應寶應之北
則為淮安由淮安而西則為泗州以達鳳
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畧也賊出入之路約
有二途一曰新港即三江口蓋由南江狼
山越瓜儀而入至於卞家墳周家墳登岸
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登岸亦可出海

總論倭

鄧鍾曰兵有鷗勦有大征如其為鷗勦也則已若其為大征也則鍾試籌之有六焉夫倭自朝鮮而航渡天津也甚易自遼東永平而迫京師也甚難彼豈不知地形而故拘唐人以問道於遼者蓋聲東擊西之詭耳倘或大兵舍天津而屯遼左則彼必揚帆西渡自燕薊淮揚登萊一帶無不受敵者萬一內地奸民從而蟻附之其為患又不止一閔白矣故料敵宜審也自古伐外夷未有不用舟師以取勝漢伐朝鮮用樓船將軍因而郡縣其地唐雖度遼而不用舟師以戰故迄無成功蓋陸兵所由入之道彼尚得設備以待我舟師一至則隨地可登其勢無所逃遁故舟師宜集也倭故向之所

道之軍便者也二曰蛤蜊麻線港即大海口路分水陸南通廟灣與劉庄姚家蕩俱為大鎮賊若與我相持不得南由新港則必北尋大海口以出勢所必然如安東海州握港新揀港之東雖亦有海路然沙磧甚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入而不可出者也倭熟我情形計必不由於此惟是登岸之處則有難以縷數者東由瞭角嘴呂四場可登西由楊樹港徐步營可登又西而狼山與夫新揀港握港亦無不可登夫賊所

長者一乃耳聞之闕白無論兼
有弓銃且慣用撻刀撻刀者倭
刀而加其柄也彼其所以稱雄
於數島者既恃以長擊短之術
則我所以制禦之者又當出其
長技之外故器械火器宜精也
今日水陸之兵計不下十餘萬
矣法曰兵師十萬日費千金師
行糧食皆當預為之計且朝鮮
被倭殘蹂久矣其難因糧於敵
可知也千里饋糧則士有饑色
故糧餉宜足也夫有漠高之才
然後可將十萬又安得若而人
者而將之蓋必將將者知兵將
之能否審形勢之要害何宜於
水何宜於陸何者由北而南何
者由東而西集謀廣思各盡所
長規畫既定然後剋期並進庶
可收萬全之功故選將宜廣也
朝鮮自洪武以來臣服李氏非

歌慕者惟楊州耳一據居民便問道徑不
登狼山而窺必由瞭角嘴等處而入是數
路者要路也不可不預防者也然皆經榆
東榆西以進誠於此處屯重兵以遏之則
楊州可以無危而當事者增兵控扼之議
良有見也又江北平原浩壤視江南不同
如湯潮岸者起呂家場抵姚家蕩綿亘幾
三四百里高岡平衍可以長驅而西北騎
兵又素稱精健我兵誠能彼此夾攻誘賊
致之堤上而以騎兵衝其鋒繼以火器倭

一日矣今一旦越在草莽宗社
陵夷其中豈無忠臣義士如申
包胥之復楚田單之復齊者誠
因而鼓舞之彼既習於地利便
於土俗必能倒戈還向助我俾
辦故因間可用也夫惟六者備
然後可以宣威服遠可以恤小
定傾如其未也則寧效委梁之
策勿蹈救趙之危寧為王剪之
持重勿為李信之輕舉可也或
曰關白以封豕長蛇之心伐之
亦入犯不伐亦入犯伐之則變
速而禍小不伐則變遲而禍大
柰何曰欲盡關白之衆而殲之
使片帆不返此猶假於時月若
欲禦之使不入犯其策甚易然
則計將安出曰其計與寧夏水
攻之意略同但決水之策昔人
嘗行之故皆知其便此策則自
倭變以來未有行者韓淮陰曰

必無幸矣故識者每欲我軍致之至此者
亦有見也鄧鍾曰往者倭寇煽亂江北嘗
被禍矣未有如江南之慘且旋奏大捷者
何哉蓋倭無他長所恃一刀縱有倭弓鳥
銃亦無幾何惟其深入致死性復狡詐善
於設伏故常以寡擊衆江南地多溝洫不
得長驅徃徃為其所陷江北則地多平原
人便弓馬誠以鐵騎強弩風馳電驅未有
不如駭鯨之決細網者劉顯淮揚之捷是
已若在東南非節制之兵兼火器長技未

在兵法中顧諸君不察耳謹啓
其端俾有事高懸者當自得之

易以勝故大江以南陸兵雖不可少而禦
之於海為要大江以北舟師雖不可廢而
禦之於陸為易不惟地利所宜誠以南人
使舡如馬北人乘馬如舡正當以所長取
勝耳此江南江北禦倭之辨也

以上江北
事

山東險要在於登萊二郡其地突出海中
如人之吐舌乃泰山餘脉所通其東之盡
處則文登也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
聯絡其間各當一面之寄一曰登州營則
登萊二衛併青州左衛隸焉所以控北海

之險也一曰文登營則寧海威海成山靖
海諸衛隸焉所以控東海之險也一曰即墨營則大嵩鰲山靈山安東諸衛皆其屬
焉所以控南海之險也故語所則曰奇山
曰福山曰王徐語寨則曰黃河口曰劉家
注曰徐馬曰停皂曰河馬埠語巡司則曰
楊家店曰高山曰孫芥曰馬停鎮曰東良
海口曰柴胡曰海倉曰魚兒皆登州營所
轄也所曰寧津曰海洋曰金山曰百尺崖
寨曰清泉曰赤山巡司曰牽汪曰溫泉鎮

曰乳山則皆文登營所轄也所曰雄崖曰
膠州曰大山曰浮山曰石臼寨曰行村曰
夏河廵司曰栲栳曰古鎮曰逢猛曰高家
港曰南龍灣曰信陽鎮曰夾倉則皆即墨
營所轄也三營之官止於守備備倭之設
亦僅止於都司近方改為遊擊至於捕倭
又皆軍而非兵論其武備尚不足以望江
北江南何論兩浙閩廣然自淮達萊片帆
可至向歲淮陽糜爛而登萊獨得全者豈
誠愛而不侵哉良由山東之民便於鞍馬

不便於舟楫無通番下海之人莫為向導
莫為接濟是以幸而免耳議者不察乃謂
海島縱橫沙磧交錯潮勢衝擊倭舡未敢
猝登所致則是醢雞在郢未窺倭之大全
者也永樂六年寧海成山之變鰲山羊山
白峯羅山桃峯諸寨于家張家諸庄草陰
諸島被其焚劫慘不可言彼獨非同此沙
磧同此潮勢乎胡為昔可入而今不可入
也矧向之倭患始于南今之倭患先於北
業破朝鮮而窺遼陽矣山東猶可泄泄而

已乎使臣雖遣封典雖成釜山之倭衆雖
歸未得便謂之晏然無事也添守備之設
留上班之軍優浙兵增帥府以備浙者備
遼以備閩廣者備山東以備江南江北者
備畿內司樞筦者當亟有以任其責矣

以上

山東北畿帶礪山河東負大海未嘗遭倭
事

亦無備倭之設故二編諸考俱無記焉以
大勢論之山東遼左地懸海外畿甸獨居
其中越數島而後為朝鮮曩者倭奴在其
本國誠然不能飛渡今既據朝鮮而有之

則天津永平一帶無處不當敵衝設重鎮
集舟師水陸兼備於勢似不可後議者欲
暫借運舡禦之於海是矣但糧舡非樓櫓
巨艦之比而運卒豈乘風破浪之夫非計
也議者又欲借舟於閩浙是矣但登萊暗
礁突出千里運道久廢豈篙師所能卒乘
哉喪已成之我軍而填無窮之巨浪者斯
舉也無已則召閩中之工匠招崇明之沙
兵於天津永平隨處造舟隨軍教習合用
水料預先取之裏河合用兵夫預先集之

沿海合用器械預先打造於各處一面清
野練兵以備於陸一面鳩工造船以禦於
海材料具工匠齊數十百艘可計日而就
大則為問罪之師小則為備禦之計此今
日所當亟為之圖者也雖然西北之所長
者騎也非舟也議江北者猶欲以騎勝之
况于畿輔則選集騎兵用中國之長技一
鼓而殲之於陸似尤計之得者故天津不
可不城不可以無大帥永平不可不鎮不
可以無副帥水道草頭二沽不可不堡不

可以無參戎是皆以騎將將也以騎兵兵也彼舟師者特備十之一焉可耳或曰倭既封矣既和矣戰何用焉曰非然也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夷狄禽獸等耳鹿奔豨突其性何常萬一寒盟而後圖之不亦晚乎故封者權宜之術防者永久之謨也司兵計者宜辨之

以上俱北畿事

遼東北

雄鎮也北隣沙漠而三萬瀋陽鐵嶺之統於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寧蓋旅順之聯諸海濱者足嚴其守京師屏

翰可謂固矣然皆以備虜而非以備倭也
邊防密而海防疎也蓋自劉江金線島之
捷而海氛不揚自山東海運之廢而墩寨
益弛於是旅順諸堡咸置之無用之地防
之疎也非一朝夕故矣識者謂遼東沿邊
五路既得分守應援之規沿海衛所亦當
倣其遺制如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
河而南以蓋州轄之三岔河而東以三屯
轄之總兵撫按之統其責者秋汧以防邊
為重防海為次春汧以防海為重防邊為

次屯田以致其民練甲以訓其兵或以鐵
騎長驅或以堅壁清野則雖島夷窺伺豈
能遽犯及此哉況遼地隔山阻海不翅千
里而遙兼之倭性能步而不能騎耐暑而
不耐寒久寇長驅似非所便除朝鮮盡沒
倭夷盡據而後遼為可憂若王京既復釜
山既歸使命既通一時未有邊釁則遼尚
可以無慮者惟是玄菟樂浪古為用武之
國隋唐之所不能服者一旦唾手於闕首
反強為弱誠可怪嘆彼之藩籬不固則我

之門庭不安外之門庭不安則內之堂與
不靖吾不知中原之錢糧幾何兵馬幾何
尚可再為與國糜費百萬而委命數千乎
是則其深可憂者也憂不在遼而在朝鮮
也以上俱遼陽事嗟乎閩浙有備而江南江
北之備稍疎遼陽尚可而天津永平之防
甚畧豈兩京不如各省哉其亦弗思也已
矣

倭議二

將之材不同有大將有偏將有戰將何謂

大將運籌決勝節制審度虛懷以受善隨
材而器使使三軍畏若神明愛若父母者
是已何謂偏將承上有體卹下有恩遇敵
而不懼沉毅而有為使三軍可死而不可
敗者是已何謂戰將膂力絕倫技藝出衆
勝可以衝鋒敗可以殿後使三軍恃之以
為重者是已論者謂上通天文下達地利
中諳人事而後可以言將信將之不易言
也彼不辨吉凶不知休咎孰為勝地而空
據空爭孰為要路而空守空伏設情有緩

急難易如何而攻陣勢有奇正分合如何
而用是謂孟浪而戰以卒予敵也烏在其
能將哉要之大將以出令為職若識不足
以範圍能不足以駕馭者小材而大任也
何以服乎諸將偏將以受成為職若提兵
既遠不能隨時出奇一一欲關白而後行
者庸材而重任也何以統乎三軍戰將以
當鋒為職若遇勅敵而不能賈勇先登奪
旗獻馘者弱植而強任也何以倡率乎士
卒茲將之所以難也昔王晉溪在本兵宸

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晉溪曰王伯
安有大將才吾置之贛州夫復何憂未幾
而捷果至衆始稱服故選大將者當以晉
溪為法仇咸寧大父為百戶時虜騎數萬
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
仇僅請精卒五十人與俱忠宣從之仇度
虜所至預掘地坑覆以蘆席掩以浮土令
三十人埋伏二十人瞭望夜深以銃為號
坑中伏卒皆吹地雷虜疑為大軍掩襲自
相蹂殺而走質明歸報馳割首級以還遂

成奇功故選偏將者當以李忠宣為法戚
都督帥閩日以朱珏為先鋒與倭酋八大
王戰從寅至巳勝負未分移時酋所持鎗
向後者再珏悟曰此偏背鎗法也敵走則
乘之因佯走以致酋酋果為所算而斃是
日珏斬倭獨衆凡十七級手擲於地一軍
皆驚故選戰將者當以戚都督為法然伯
安咸寧皆前人也姑勿論論今之諸將則
戚都督繼光者營陣戰守率有一定之規
三軍視之為進止是節制之師也俞總兵

大猷者東征西討皆先為必然之畫而事
後成敗咸如所料是決勝之畧也並大將
材也盧鏜鄧城是惟無任任則必稱屢破
強敵為諸軍先則並偏將材也劉都督顯
躍馬揮戈披堅執銳出入夷陣所向無前
其與朱珏則並戰將材也是數將軍者耳
目睹記豈必借材異代乃今亦何嘗無其
人要在選之馭之者何如耳惟上重野戰
而忽機謀則大材者遺上取貌言而後實
用則似才者進上重債帥而棄孤忠則真

才者遠用者未必賢賢者未必用此選之
之失也養養未及而先望以戰功糧餉甫
頒而遽稽其出入犒賞未足而預疑其侵
漁以一言之譽進其進也輕以一言之毀
退其退也驟卑賤者槩同奴隸尊顯者輒
過猜嫌令彼苦於禮節而不獲展其才能
疲於奔走而無暇肆於戰陣此馭之之失
也以此二失而待天下士雖有頗牧其何
能庸是宜博取於軍民之間不拘武科不
拘世胄不拘布衣廝賤但有材能超衆負

一藝之長者悉羅而致之隨軍簡拔期於
十人得一人以為哨隊百人得一人以為
將領千人得一人以為偏裨萬人得一人
以為元帥有謀畧者不責其弓馬有膂力
者不苛其文墨誠有玉如龍朱珏其人雖
下走必進之於韜鈴誠有任環董邦政其
人雖科甲必寄之以武事斯則寤寐求賢
英才並奮而將猶非其人者無之矣如是
而又破常格廣功令厚其餼廩優其賞賚
有功者陞陞不遺遠有罪者罰罰不遺近

集眾謀

舉人王文祿曰如至一縣必論知縣曰爾為知縣必知一縣人才有謀者不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詢之一縣則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為省省積而為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然集眾謀必先虛已畧去勢分屈降咨詢通言不遺寸長必錄懼然如家人父子之相親唯求靖寇為急則庶乎其可也宋岳武穆謀勇無全將出兵也猶且盡名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竭智共攻必無敗也乃行故每戰而勝况其下者可不集眾謀乎是故用兵者必以集眾謀為先務

應陞而不願陞者或增其犒賞應官而不願授者或簡其子弟賢者予之入學庸者令之充吏隨其情論其品計其勞定其報以量為之叙用海防將領功過准令通論勿遽棄於一肯勿遽責於一時歲額之費悉聽其養兵犒賞之資勿求其出納則在上者惠無不周在彼者志無不展夫然後可責之以成功蓋使其果能衛生民克大憝即有糜費妄用亦報功者之當然較之徒能持廉而無益於成敗之數者果孰為

論兵情

傅良橋曰今之兵臨敵則靡抗
主則驕失在恩威之不立也夫
威克厥愛者也為將領者平昔
刻削之殘重之業已失兵之心
設有脫巾敵諫不免曲庇而撫
摩之惟其所欲彼且以為固然
而不見德如之何其可駭也法

損益哉張本兵時徹云以非常之禮待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張御史椿云為將者殺人如刈草從善如轉圜用財如揮沙保民如卹子彼拘滯故常不敢分毫馳於域外者不足與議也此真知將者也皆選將馭將者之所宜知也

以上俱議將

有將則

有兵選將則不可不練兵而練兵之議衆

矣有欲勾軍伍者有欲練機捷者有欲訓

鄉兵者有欲募精勇者有欲調客兵者為

勾軍之說者曰軍以衛民民以養軍國之

曰什夫長得誅十人百夫長得誅百人千夫長萬夫長得誅千人萬人
大將軍無不得誅而十夫長之遇十人有恩也百夫長之遇百人有恩也千夫長萬夫長之遇千人萬人有恩也大將軍之遇全軍有恩也其材望足以相壓其功足以相維其嚴明足以相制自大將軍而降成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何者惟有恩故有威也是之謂兵情

選水兵

晉鍾曰選水兵之法與陸兵不同陸兵必試以提石水兵必試以推艣陸兵凡豐厚修長者俱可收水兵偏是堅實之人能御風濤而耐勞苦至察其精神取其福氣則水陸同之夫振衣者提其領舉網者挈其經大要出

制也今戰不用軍而用兵是民之於軍治則代之養亂則代之戰軍損三人將坐失機兵損三十人三百人律所不載為軍者何其幸為民者何其不幸也故寬損軍之律嚴補伍之例責軍以必戰是所當行者不知軍如驕子其來已久毋論行勾之擾民苛責之生變縱使得而盡勾之盡用之果可荷戈擁盾一當倭奴否乎是畫餅之譚不可以充饑也明矣為團練之說者曰機兵兵也弓兵兵也彼既食吾之食自應

入波濤之中惟頭目窅冥精選
頭目既當則兵士聽其自舉無
論族黨親識只求慣海之人主
將不過程其能否視其強弱而
進退之則既無脫逃之虞且有
共濟之義雖烏合之衆隱然聲
指相使蹄令節制易為在也

卸水兵

鄧鍾曰議恤軍者衆矣而卸水
兵則未有言及也試以水兵之
疾苦與陸兵較之陸兵列營而
居即有飄風暴雨無能為患水
兵則托身寸板跬步搖舻隔冬
風雨取水起旋龜手裂膚是勞
逸之不同也水兵勿論當敵所
出洋遠哨時而風怕浪靜則有
鼓棹之艱不幸而颶風起於呼
吸則不免為魚腹中物陸兵自

事吾之事乃不此之兵而求兵於此之外
是軍不以戰兵不以戰直欲驅市人戰乎
計亦左矣故團練之策不可以不講者不
知機捷之屬數無幾何市井之民脆不可
使以充縣家之奔走城守猶自不充况以
當大敵乎藉此為兵是以捕鼠之狸捕席
其不格也又明矣為鄉兵之說者曰古者
兵藏於農鄉兵即農也惟不知訓練之所
以兵自兵農自農倘訓之有術練之有方
則閭閻之壯士皆行伍之精兵而鄉廬墳

對敵之外無慮焉是生死之不
同也陸兵自盛甲器械皆取足
於官即有收壞不假私賂水兵
船器雖例有估修然或估價太
廉又如蓬旋縲索桅舵之類未
及期而壞豈能即時取給皆兵
私費修之口賂累之不同也夫
勞逸生死賠累與陸兵不同如
此然水兵之糧不又多又有收
浮從而減之將何以振作士氣
我誠至哀多益靈酌量而加恤
之則舟師感奮樂於效死矣

練水兵

張尚書時微曰閩廣諸兵其長
技故智利在水者可習而知而
吾蒼山下入山之人熟閩廣之
技者亦非少也以一教十以十
教百以百教千事在反掌而有

墓在焉其戰將益力者不知兵民之分已
久今以力穡之民為荷戈之衆誠恐捺練
無素則蹈不教之譏揀閱以時又有妨農
之怨自食則人弗樂從募養則所費滋大
人徒見蘇松取勝嘗用鄉兵然皆激於一
時之慘禍起而讐賊非官府之力能驅之
死地也其不可常恃也又明矣然則何如
而可曰設不得已而用兵必也其徵調乎
其雇募乎而雇募者其常徵調者其變也
賊勢重大變起倉卒自不得不資於徵調

勇知方是在上之人使之耳夫
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
海為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軍
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當陸軍
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
衝軍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
當輕走騁騎況今日之邊防恃
舟師為長技以火攻為要術乎

張總制之調田州胡總督之調永保是也
賊勢稍緩變可漸圖則不得不資於雇募
戚都督之訓練義烏是也但權於二者之
間則徵調斷無可行而雇募猶當酌處其
法不必盡募之民但有勇力可收即從而
收之初用石三百斤二百斤刀七十斤五
十斤以程其力次用馬箭步箭以程其技
力能提三百斤石舞七十斤刀者為上等
能提二百斤石舞五十斤刀者為中等或
力不能提石舞刀而射能多中者為中次

等機兵中有其入即取之機兵弓兵中有
其入即取之弓兵健步軍餘中有其入即
取之健步軍餘因機健弓兵之工食而量
加以營兵之月糧如機健工食本六錢營
兵月糧本九錢或七錢五分今選得機健
一名中為精兵則月糧應給九錢除彼本
等工食外不過量加三錢而已而選二名
三名莫不皆然是吾費一兵之餉而得三
兵之用也選得機健一名中為次兵則月
糧應給七錢五分除彼本等工食外不過

量加一錢五分而已所選二名至六名莫不皆然是吾費一兵之餉而得六兵之用也破餉者少而得兵者多是或可為也或曰軍餘無工食者可若何曰軍餘雖無工食而缺軍則有月糧故軍必於清而不必於勻如清某所缺某軍即以某餘丁之合武者補之糧食八斗屯頂一分而名之曰軍兵既因其糧量給其餉則亦猶之手機健耳是三兵者時而無事令與營兵同操時而有事令與營兵同戰不犯損軍之律

而軍伍藉之以充不多費兵之餉而兵力
賴之以足募兵之策計無善於此者至於
鄉兵之練亦間以此行之如某甲提石舞
刀合上等之式係某都某圖人則籍其名
於官而量免其一丁如某乙提石舞刀合
中等之式係某邑某坊人亦籍其名於官
而量免其半丁各鄉各堡莫不皆然夫當
太平之時某所某所有壯士既已周知及
有警之日某營某營之精兵皆可取給且
又不費公家之餉而可儲私家之兵者也

論操練

譚海道綸曰凡言練兵者非但練其藝與坐作進退之法其要莫先於節制節者如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即人心齊一進非倖成退無速奔而常立於不敗之地矣如以三千人分六總計之十人為一隊設一隊長百人為一哨設一哨長五百人為一總設一把總合五把總為一營以一將士卒未練戰守無功在一營則責之將將在一總則責之把總在一哨則責之哨長在一隊則責之隊長如是則莫敢有退縮不奮勇者矣失一參將則斬五把總失一把總則斬

其計為益便矣是皆備倭者之所當知也

以上俱議兵

有兵則有陣陣之不練與無兵同

近世得練陣之法者莫如戚都督繼光其

言曰今之軍士設使平日所習所學號令

營藝都是照臨陣一般及至臨陣就以平

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

一件得一件之利柰今所學所習通是一

箇虛套其臨陣真法真令真營真藝原無

一字相合及其臨時又出一番新法令却

與平日耳目聞見無一相同如此就操一

十哨長夫一哨長則斬十隊長
失一隊長則斬九卒如是則轉
弱為強因練變化無不如意古
人紛紛紙紮鬪亂而不可亂正
是此法苟徒具是法而行之不
果亦與無法等耳

捺心性

戚繼光曰捺兵之道不獨
執旗走陣者為捺雖閑居坐睡
嬉戲亦捺也善捺兵者必使其
性氣活潑或進而動之或勞而
息之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
擗節之故捺手且易而捺性氣
難使其性氣活潑又須使其心
秉兢業方謂之捺亦有捺之似
者家為捺之害何則謹謹散野
似活潑懈若不振似兢業為將
者知此可以語韜鈴之秘矣夫

千年便有何用且如各色器技營陣殺人
的勾當豈是圖好看的今之閱者看武藝
但要周旋左右滿片荅草誰曾考問捺法
此是荅法勝而對手工夫漸迷真為武藝
陣法之病兵如之何其能善也戚之所言
信得練陣之意但所以練之之方猶畧而
未詳似當會其意而定之法如倭巧所載
三五零星誘我入伏而圍之者名曰雲裏
月是以奇兵勝也舉刀揮霍向空待我舉
首乘虛下砍者名曰蝴蝶陣是以短兵勝

好生惡死者人之情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憐人之情也蓋必存生道存乎其間故所謂忠實者不獨金帛之謂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言一動一語一點皆可以為恩為威故操之於陣者其登歸耳至靜慮遊皆可為操乃真操也此聖賢之精微儒者之能事

論練膽

俞都督大猷曰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練技技精則膽壯膽壯則力雄故劍經一書所以練技也又云陣法象于積豎原于河洛成于易卦合于禮樂故韜鈴繪篇所以練陣也要之陣法

也彼善用奇所以制奇之法必用正兵彼善用短所以制短之術必用長兵每陣使銃手箭手居前以挫之於遠使鎗篋牌鈇間雜而處以防之於近此從來陣法也然不定其分數則多寡先後莫適所從如一營五哨一哨三隊一隊三什一什十名勢必以一隊為一陣中用箭手五人銃手五名善雙刀善藤牌者各一名號曰中軍挨五人左用藤牌手一名鈇刀手一名挨

即一營之技藝技藝即一人之陣法也合而言之節制也彼世將不知湯曰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不知己之技藝不精則人之併否法之虛實器之工拙何從別識肯中原無陣法則所操閱不過沿習舊套如程子語經問識者義何裨實際縱日比較亦虛文耳故主將必真知技藝凡火器兵器長技短技件件俱實法真知陣法凡進退分合步伐止齋件件俱實用則兵和將意將識士情一當十當百而節制之師成矣雖然技藝可以形求陣法可以意授至於運吾陣法施吾技藝使三軍之士畏將而不畏敵愛將而不愛死則神乎神乎未易言者在善治兵者自得之

五人
五人之右用雙刀手一名鐵鉞手一名或同用牌手鉤刀手亦可換鉤刀手之左又用笏手一名鎗手一名換鐵鉞手之右又用笏手一名大刀手一名或同用鎗手亦可
可號曰左右翼以上共用二十二名外三名火兵五名割首級兵遶滿一隊第二隊第三隊以下並如之要之銃打箭射皆在百步內外笏又鎗刺皆在十步內外牌遮刀砍皆在五步內外賊初至勢如風雨非勝之於遠則無以折其銳故不可以無箭

銃萬一突入近前箭銃之人何以禦之故
不可以無左右翼左右翼稍遠故不可以
無中軍中軍者先鋒也彼突而前中軍率
左右翼擊之彼却而後中軍率左右翼逐
之故不可以不精勇筦可以制人而不便
殺人故佐之以鎗鎗筦俱長恐緩急不可
收故佐之以牌牌止一刀恐不足以多殺
故佐之以鈎刀用鐵鈎以收短鎗可比之
藤牌用雙刀以砍賊首可比之鈎刀大刀
之長不及鎗而鋒過之故亦可以扶筦是

謂以正制奇以長制短長短相間左右相維內外遠近相應雖至錯亂而我衆常定此制勝之道也藤牌之外更有挨牌長鎗之外更有梨花鎗楊家鎗鈎刀之外更有天蓬鎗雙刀之外更有五家劍鳥銃之外更有一窩蜂弓箭手之外更有伏弩鏢鎗手則皆相兼而用但勿失吾長短相維之度如既用楊家鎗則不必用長鎗既用天蓬鎗則不必用鈎刀既用五家劍則不必用雙刀之類而分列布置則一毫不容差

錯外此則用幾隊為遊兵各三十人為一
陣常使幾陣往來於遠近以防其掩襲幾
陣專駐於近地以備乎幫助如大陣戰勝
幫助者助其驅逐大陣戰卻幫助者助其
攻擊間使幾陣或擡大銃或挾火礮火磚
乘隙以挽亂之斯則正中有奇奇中有正
庶幾所云有制之師也萬一我師不利設
定一二哨精兵初間不動至是整眾而進
賊望之必走趙雲之於箕谷慕容垂之於
淮淝是已切不可全師赴闕一被其奇兵

所襲全陣皆動而大事去矣賊如大敗我
衆追之亦切不可貪不可亂紀效新書云
倭夷人自為陣善於抄出我後雖大敗亦
隨奔隨伏甚至一二人經過一株一壑亦
皆藏伏我師往往墮其計中惟我有搜守
之法則追逐可保無虞如賊戰敗而走我
兵追之凡遇林木人家過橋轉角之處每
量樹林垣屋灣曲大小即留一隊或一哨
兵守其必出之口而他兵一面前追又或
村落極大者即圍而進搜俟無賊以角聲

為跡方復前進其麥田茂草之地皆可伏
之所我兵每一哨內即留一隊分投下路
星散麥田草中一面搜打一面徑追則萬
無一失矣此追師之所當知也又把總傳
良橋嘗教兵陣法云我兵列陣火器在先
或倭來相衝或布陣以待俟到五十步內
火器齊發火箭齊射兵士乘火烟盛起一
齊衝突中途不住脚喊聲不絕口行走如
飛隊伍不亂如蜂叢如蟻附如山崩墻堵
不毫髮遲疑任是何等強賊未有不奪氣

者此非擊殺之力乃乘勢而勝也凡趨戰
間偶有失跌一二或器械所累或脚步不
前或急病昏暈或為矢石鉛子所中未必
喪命便是父子兄弟不必回顧只是向前
殺賊回兵從容調理必可保全性命若回
顧遲延不肯直前使賊又舉銃一輪所傷
愈多若彼衝來大勢一敗不惟傷倒之兵
不救且并健者亡之此萬萬喫緊一着蓋
賊雖亦有鳥銃惟一趨向前不過一二舉
發走及身邊短器交接銃無所用矣此陣

法與予所言少異者予所言一大格局是體彼所言是用有體而後有用予言正戚氏所云臨陣所用要與平時所習一撤者也若其用處則隨地制陣因時制宜有不止於一端傳所言直就一端中之軍要者耳如賊臨高我在下是一種陣法賊居下我據高是一種陣法賊臨水我靠山或賊倚山我阻水或賊在上風我在下風我在上風賊在下風又是一種陣法推而至於夾岸高山一徑往來其陣如何平原曠野

兩軍相當其陣如何彼在深箐我在易地
其陣如何我在曲徑彼在坦途其陣如何
奇奇怪怪紛紛綸綸雖由平日講求亦要
臨機應變又係將官之巧拙敏鈍所謂運
用之妙在一心者也冰言語所可形容也
俞都督有練技練膽之說戚都督有搽手
足捺心性之說似皆有見於此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予所言者糟粕耳

陣以上俱議有

兵則有食是故餉之不可以已也足餉之
道何先曰其計莫大於積穀人曰清屯種

論整田

參林黎國耀曰閩中有可耕之

人無可耕之地粵中有可耕之地無可耕之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必種則十年生聚藉其入可以為兵入其粟可以增賦亦富強之一助也

墾田二

參將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於窮民亦當責效於營兵今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無事且耕且守有警尚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職向在勤鎮查照潞水容

予亦曰清屯種而所以清之在積穀也人曰汰虛冒予亦曰汰虛冒而所以汰之在積穀也人曰嚴鹽稅量科罰予亦曰嚴鹽稅量科罰而所以嚴之罰之在積穀也今之屯口在軍者什二在民者什三在豪右者什伍清而復之法也然有主之者也予不暇問其在軍在民在豪右惟名之曰屯則皆使之上穀而不上銀即以兵之餉銀為之完屯試就虔與閩言之收成之穀每兩六石者虔之常也每兩四石者閩之常

談開載西北水利曾於豐潤玉田等處督率軍兵開田萬有餘畝收穫不減南方以空一縣通行則沿海窮民覩西成之效者自將聞風而興蓋國無游民則地無遺利民生既厚則盜源自消不但富土於農彷彿三代之制且容民蓄衆永垂萬世之安矣

極民窮

楊本兵博題云東南自有後患以來兵荒相繼十室九空良可痛心合行總督撫按官督同司道府州縣官務將殘民多方撫字一切無名之征以次停罷被

也予不責之六石而僅取之五石五斗則
度人願矣不責之四石而僅取之三石五
斗則閩人願矣迨至青黃不接度價多至
每兩三石七斗閩價多至每兩二石八斗
而予之給兵也則權其中制與之度兵與
之五石閩兵與之三石二斗則二處之兵
亦皆願矣兵願民願而吾猶揀其五斗三
斗之贏餘也每兩餘三五斗每千兩餘三
五百石矣屯之入歲約二千餘兩穀之餘
亦歲約八百餘石而正穀八千石之數猶

災地方應設作何賑貸作何蠲
免具實奏請聽候戶部處分
其大小職官贖貨害民者文書
到日限一月以稟各取太甚三
四人指名參奏請旨擊究大
拉為政在人政貪則民殘政清
則民安此首務也

不與焉是其為不費之惠者一也內外營
之兵計三千餘名每歲逃亡事故約有百
五十餘人緩一月不補即剩餉百三十五
金矣緩二月不補即剩餉二百七十金矣
太平無事緩補一二月未害也而二百七
十金者固收成千六百石之穀也即閩亦
千八十餘石也積之為不時之需獨非計
乎是其為不費之惠者二也鹽之私也貨
之匿也法所禁也獲之而上倉而入官例
也吾安可廢之吾惟取春夏之私鹽上倉

秋冬之私鹽發賣不於過關而於關以
內之地何者恐不利於商也如關多私鹽
即使賣於關清大小筭之間令民以穀易
之而廉其價什之一秋冬穀賤而大小筭
之穀尤賤是吾多得穀而實未嘗病膏病
農也鹽價應還即以兵餉充之而歸之於
運司越數月春稍彼銀無損此穀長價謂
非公私之交利不可也貨之匿也虔關為
多率二十兩十五兩七八兩三五兩以為
常吾亦春夏使之入官作正支銷秋冬使

之買穀少營什一買付諸巡橋而稍增其
直則巡橋利而吾未嘗不利雖增直多少
而較之青黃不接猶為什贏其二也且也
度之興國閩之閩清其地多穀而苦於不
能發興國每兩穀至十石閩清每兩穀至
五石勢使然也吾儉脚力委曲為發之在
興國者買之以九石在閩清者買之以四
石五斗彼既欣欣樂從而吾猶撻其什七
什三之羨也亦何憚而不為也是其為不
費之惠者三也贖鍰之金戶部資之以濟

邊有司藉之以積穀吾不之擾也吾惟取其的決者加責者告贖者而理之徒罪無力者發配杖罪無力者的決法也律輕情重者加責法外意也問官審之無力擬配矣而臨配徃徃有告贖者吾責之以贖穀如十兩八錢法應六十五石而吾為減其石數使出五十五石贖徒者必喜矣的決而願決者聽不願決而願贖者亦聽姑就杖七十論之稍有力者折工價一兩三錢五分其無力者吾減其太半而六錢或減

三之二而四錢五分或減五之四而二錢
七分上下皆令納穀或三石二石一石不
等彼の決者必喜矣加責而願責者聽不
願責而願贖者亦聽始就廿板論之有力
者每板三斗廿板六石也稍有力者每板
二斗廿板四石也無力者每板一斗廿板
二石也隨其力之有無以為穀之增減其
應加責者亦必喜矣其應決應責應贖之
權又皆取裁于上十日一揭報彼下司不
得專之除重情不贖外餘俱許贖大率各

衙門每月庶幾得二百石上下積一年可得二千餘石矣近水縣分俱令照例而行以便其輸運多寡隨時不責以定額正贖未歷不若以深求良民可免於刑俸公家坐收其羨餘是其為不費之惠者四也此外又為常平之法以均之秋成平糶則量增時直什之一以為腳價夏初平糶則量減時價二十之一以示恩澤萬一有如向年度之甚賤每兩十一石者乎此機不可失也吾不惜傾藏糶之而猶減其穀什之

二萬一有如去年閩之甚貴每石六錢者
乎此變不可玩也吾不惜傾倉糶之而猶
減其直什之一展轉之間官民交利是其
為不費之惠者五也行之不已不出五年
不必官帑而營中自有銀不必官倉而營
中自有穀愚計之有六利焉穀太賤而收
之不病農一也穀太貴而出之不病民二
也城中充實膽壯百倍三也粟多入城潛
寓清野四也米價常平饑民不至為亂五
也冬穀必賤夏穀必貴增價猶賤減價猶

處首級

以後凡遇海上報捷即便詳加勘驗果係皮肉緊縮有血蔭刀痕及頂心額門無髮又非刀割者方為真正首級論功奏請陞賞其有中區勾引之人雖係有髮湏在大夥賊內對陣擒斬者方許比照從賊生擒例議賞如有誣殺平民妄報功次者參究坐罪

貴美入必多六也有此六利而得賢有司

以行之何患不濟是皆足食者之所宜講

求也

以上俱議食

兵之勝負決於賞罰勝不

賞士不往敗不罪士不畏近年用兵如兒

戲徃徃至敗而不能取勝者良以賞罰之

分數不明無以為之激勸耳今後但遇賊

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

縮不用命者許其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

官不用命者總統兵官許其軍前以軍法

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者有

賞首級

松江府同知羅洪辰曰合兵衝鋒多因砍取首級以致敗事蓋一兵砍取首級則傷兵見必爭之况得首級者欲令得賞功銀兩未免先奔一兵相爭則銀兵皆亂一兵既走則衆兵皆操兵因此而驚潰賊乘此而進衝鋒須於將臨陣時審其頭衝鋒者各給與衝鋒小木牌使衆兵皆知其為衝鋒彼雖欲不前誰則容之衝鋒者決不許砍取首級若有衝鋒兵先擊首級未獻者打一百棍仍不准給賞陣後助陣兵夫斬令斬級如一陣斬獲首級若干顆該給賞銀若干兩內以七分給衝鋒兵以二分給助陣斬級兵以一分給在陣被傷兵庶賞有差等不致爭鬪而人皆思奮矣

赴敵陣亡者並許從實開報勘實奏聞一體陞賞生擒賊徒鞫問明白亦即時斬首示衆使人知所警畏且與見行決不待時之例合據近歲平倭事例內稱遇五百名以上大陣倭賊我兵僅與相當而能衝鋒陷陣一鼓蕩平者或以黨擊衆力戰成功者列為一等內擒斬有名真倭首一名顯者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五十兩如賊數不多易於取勝者列為二等獲有名真倭首一名顯者陞實授一級不願

陞者賞銀五十兩又據萬曆六年九月以

後擒斬倭功事例不拘外洋登岸賊至三

百名之外船至十隻以上為一等所獲真

倭從一名顯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

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三名顯者陞署職

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賊至三百

名之外船至五隻以上為二等所獲真倭

從三名顯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

二十五兩不及數二名顯者賞銀二十兩

一名顯者十五兩獲漢人脅從三名顯者

慎招撫

王新是守仁曰招撫之議可偶
行於無辜脅從之民不可常行
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于回
心向化之徒不可屢施於隨招
隨叛之黨荷也寇亂之始被害
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眾
而與之角鳴之于官而有司者

以為既招撫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平民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大濫者此也胡尚書世寧曰已招者不殺未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於微

賞銀二十兩二名顯者十五兩一名顯者十兩賊不過數十人舡不過一二隻及敗後散遁零星擒斬者獲有名真倭首一名顯者賞銀二十五兩不願賞者陞署職一級獲真倭從一名顯者賞銀十兩獲漢人脅從一名顯者賞銀五兩此外軍中尚有衝鋒賞格只要衝敗賊徒直前趕殺不拘斬級以賊大敗斬為首功俱即時照格陞賞若賊犯信地官兵遠巡不進致賊深入脫走者或舡工繚手故意不直射賊舡者

論賞罰

鄭若曾曰論賞罰者多論其常格未盡其妙也夫賞罰者榮辱之謂大而官爵之命小而言語之褒皆謂之榮重而斬刑之刑輕而斥咎之及皆謂之辱施恩而可測者非榮也惟施不測之恩人方以為恩而知所勸施威而可測者非辱也惟施不測之辱人方以為威而知所懲故有今日為行伍而明日拔之為將領者有侵晨在人上而薄暮降之為役卒者褒貶予奪大公無我顛倒豪傑莫知端倪則人孰肯甘處其辱而不思所以自奮哉在上者能測乎此則激憤為勤轉弱為強不必用衛所之官而民間自有良將可選不必調湖粵之兵而鄉閭自有勇夫可練矣

或貪取賊人遺棄財物買海縱賊不追者
或巡海疎虞致賊登岸焚掠者或賊登陸
官兵失於堵截臨陣退縮者俱即時處以
軍法近兵部題奉

欽依比照禦虜事例如有容令一舡泊岸一
倭登陸者即坐以失機之罪有能堅守信
地一倭不犯者即為首功雖與前例不甚
相同皆可參酌而行者也又

國朝軍功凡非臨陣親斬者不得世襲領兵
官自守把參遊以上不得上親斬功蓋疑

其易於虛冒而不錄也徃徃有身為大將
其子孫僅襲千百夫長而廝後走卒因人
成事反得世襲萬戶者豈非小功見錄而
大功不賞哉不知天下自有一等戰將摧
鋒陷陣如劉顯朱珏者又安可以是限之
也大都自律有殺軍三人者將坐失機之
條於是天下之軍皆不戰自令甲有非臨
陣親斬者不世襲之條於是天下之戰皆
貪首功貪首功而不直前追殺敗之道也
是法之窮也兵部近題有云但當錄其血

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則殺軍之律亦既少通矣軍併此而變通之可已偶閱狼兵事狼兵岑氏之法以七人為伍每自相為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分湖兵節制亦以割首級為禁是狼苗之取勝皆以不貪首功之故也豈以中國而不知乎但時之紀功辨驗專在此物安能禁之不取毋已則岑氏之法庶幾可行乎每什以一人造飯以一人割級以七八人進戰可也

以上議賞
罰
天

論會哨

倭寇之來自彼開洋必徑抵陳
錢山歇潮候風若遇東南風高
則望洋山以犯蘇松浙西東南
風和則望韭山朱家尖以犯寧
紹若遇東北風和則犯大佛頭
主山鳳凰山以寇台溫東北風
急則越桐山流江以入閩是陳
錢洋山乃浙直共守之門戶桐
山流江寔閩浙相依之唇齒今
以直隸兵船會哨於洋山福建
兵船會哨于流江嘉興寧紹台
溫兵船各會哨于隣總取單繳
驗分道會哨其外洋總要山島
撥軍瞭望責令收集紫草遇警
亦如烽堠之法舉火放銃則遠
近易知兵船無誤而倭寇可無
虞矣

下猶一身然左痛癢而右不知右癢痺不
仁而左不為理則其身必壞或有求之過
者按古方採奇藥不起沉痾於砒砒而取
必於金石之功則其身亦必壞何者過不
及不同而要之所以病其身一也知此則
知今之議倭者誠若是爾廣之於閩閩之
於浙浙之於直豈不若左右手然顧廣有
急而閩不急閩有急而浙不急惟浙
與直其秦越之相視亦然則倭安得不橫
而中國安得不激其或深慮過計發卸杞

論哨守

遊擊王有麟曰論閩事者往往以復江夏侯舊寨為說又有言其不當復者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寨之內而其哨守常在舊寨之外其言當復與不必復者皆勦紙上之談而未親歷海上者也

各集

唐都御史順之曰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大泡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通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

憂謀廣者必欲去濠鏡之夷謀閩者必欲據彭湖之險謀浙與直者必欲州縣舟山而衛所洋山併玉環諸山而田之備於所不必備之地致其利一而害十則又取必於金石之說也中國亦安得而不敝知府嚴中曰禦寇外洋豈不上策而將官難於奉行者何也海中無無風之時風烈天昏對面不辨已未颶風大作戰船四百艘頃刻盡沒則將官出哨又何怪其不敢遠泛大洋者迎風而上遇敵而歸報則甚速矣

固海岸

唐通政順之曰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為緊關第二義然自來沿海戍守莫不擁城觀望而不顧內地之殘破內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而不肯策應沿海今至分定沿海保護內地內地策應沿海沿海力戰損兵折將至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完至坐沿海縱賊之罪又如同是一樣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却破而殘破溫台賊由溫台登岸溫台却不破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則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至并坐賊所徙入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連次鏖戰抵遏賊鋒阻賊下船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准平倭事例如此則人知謹於海岸之

然我速彼亦速我至彼亦至則何益也若順風而往歸報甚難往往有遇賊而死將官不及知者故謂海戰為可恃者皆未嘗見海者也若親見海洋自知此說之難行國初信國公不肯設險于險之外豈其智不及此哉可以悟矣是此一言者足以破乎縲悠者之談然因之彼為彼我為我守海岸之陋而不通隔省之情則亦非所以計久遠者故勤會哨之策要馬蓋倭之為害多在廣福浙之地倭之勾引亦多係廣福

帝不敢幸賊空過以覲免矣

浙之人寇之往來其大舡常匿於外洋其
小舡時出而剽掠在浙者常於南麂山住
舡雙嶼港出貨若東洛赭山等處則皆其
別道也在閩者常於走馬溪舊浯嶼住舡
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遊莊
也自浙迤北則極於瞭角而屬於直隸自
閩漸南則灣于南灣而屬於廣潮此往事
之情形大略也自雙嶼築而浙失所憑依
海澄縣而閩無繇竊據於是有一種奸徒
憚本處禁嚴因勾引之外省在福建者不

於福建其造舡置貨反於廣之高潮浙之
寧紹在浙江廣東者不於浙江廣東其造
舡置貨反於福之漳泉以避官府之稽查
以愚衆人之耳目回而糾黨入番乘機流
劫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
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踪有難於卒
殄南風汗則勾夷自廣上達於漳泉蔓延
於興福北風汗則勾夷自浙下達於福寧
蔓延於興泉茲又夷舡草檝之大都而三
省之通弊也為今之計福建捕之而廣浙

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所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蒲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灣等處與玄鍾之兵會至於浙之海寧直之崇明海門其會哨於金山狼山亦莫不皆然。遇有倭患互為聲援。協謀會捕則賊勢豈有不孤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嘗觀東粵水

軍約云會哨為水兵第一要務蓋每日有
舟行海中遇有賊舡便知追擊若在灣臨
時起蓬起旋緩不及事今議各寨各哨俱
立會哨簿一扇左右中前後哨日各出舡
相會彼此填記上簿閱防鈴蓋如柘林之
會福建碣石之會柘林南頭之會碣石俱
令單日自南會北雙日自北會南推之各
營寨絡繹皆然惟遇大風則免會本哨官
自填簿上以便掣簿查考不許虛填及差
人齎簿由陸填印查出哨捕單役備總叅

論徵調

兵部主事黃元恭曰唐德宗藉
回紇以解圍而遂基旋入之擾
石敬瑭因契丹以取唐卒釀捕
遼之禍狼土蠻兵非我族類山
東徐邳不習水戰四川廣西不
諳水戰用其所短行其所疑則
何賴焉且必重費以致之鹿募
則有安家在邊則有傳食即營
則營采安種月給行食計每主
兵四五而隨一十八兵然為合無

究此法大善不獨可行於廣而已信能通

行則彼此脉絡貫通聲息相聞雖涉千里

如同一家不必經營絕徼以希異於難必

之功而海波自可晏如矣

以上議
會哨

兵不費

徵調而有不得不調者勢也論兵如論將

論將者有大將有偏裨論兵者有大征有

鷓鴣何謂鷓鴣人間有小寇襲而擊之如

鷓之擊鳥者是已其法貴少而精不如是

則機不密而寇逸何謂大征地方有大寇

聲而討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者是已其

藉懲家黨情故逆使之易勞使
之難悅使之徒怒使之拂利使
之來罪使之叛至其習見我之
無內恃遂至驕恣橫行所過塞
門以防其虜違命則議賞而後
行賞格不自朝廷出幸勝則
獲賞而後進而雖令不自軍門
出首級則偽良為賊冒徒為主
不得以覈其實而論功不自憲
臣出敗師則棄營以避誅再募
則重冒以趨利在營者原籍官
司不得羈縻而閱實待之如此
其厚養之如此其驕然湯克寬
一試之而徐邳之卒敗李逢時
許國再試之而山東之卒敗至
于今永順保靖麻陽酉陽瓦氏
輔陽諸兵潰且散散而盡矣其
効已明然猶甘心相厚畜驕而
無變計亦獨何哉

法貴多而整不如是則用不敷而寇張班
超以三十六人威西域此用少之效也王
翦以六十萬人虜負芻此用衆之效也用
少者兵可無調用衆者調不可無故曰有
不得不調者勢也應調之兵廣西則有狼
兵湖廣則有湖兵河南則有毛葫蘆兵角
腦兵曠夫打手有懷慶弘農睢陳各衛軍
兵山東直隸徐邳山西則有雙頭棍標鎗
打手長竿手徐州箭手保定箭手涿州河
間等兵福建則有福兵漳兵浙江則有坑

論機調之弊

裕州知州王宇曰滇兵習慣苦

寒日夜傷虜不寧寢食以為常

一旦調至南方見蘇杭富饒逸

樂或德廢弛不惟散羨而不甘

抑且玩侮而無忌故事邊兵止

調于北邊自正德間議者不深

顧念調擒劉七及江西之寇邊

兵遂騷邊患遂啓難於收拾今

欲更調之以備倭後患有巨測

者湖兵款兵之當慮也亦然故

調客兵不如不調或曰鄉兵僅

可各守一方不調客兵何以支

倭之大蒙曰春秋之齊圍嘗受

晉楚之師晉師中豈無邊兵乎

楚師中豈無土兵乎不聞齊借

何地之兵以禦之也兵之強弱

惟係得人與不得人齊桓公用

一管仲行內政寓軍令之法遂

霸天下今若有人能放其意於

兵義烏兵直隸則有竈丁廣東則有新會

東莞兵江西則有安遠龍南兵四川雲貴

則有土兵皆緩急可調者也所用之器亦

各不同山東長竿手慣用長竿毛葫蘆慣

用短鎗浙兵慣用狼筈竹鎗漳泉慣用藤

牌鏢鎗新會東莞慣用長牌砍刀安遠龍

南慣用大旗長鎗雲貴土兵慣用鈎刀鏢

牌藥弩木矛調之則併挾其器而來僧兵

天下推少林次為伏牛伏牛諸僧亦禦鑊

盜而學於少林者次為五臺五臺之傳本

保甲法中抽選且如每甲中一家出了九家不出丁者出銀津貼則不患於無兵與無餉矣就其中更選一班精銳專一聽調謂之遊兵如此豈不攻守皆有備乎

之楊氏世所謂楊家鎬也邊兵以延綏為第一遼東兩鎮大同遊兵次之坑兵則處州者勇浙兵則義烏者精溫台兵次之寧紹又次之福兵則福清慣水戰古田山洋慣陸戰漳之海倉皆水兵直隸之竈丁皆盜徒並可用之於海廣兵新會東莞外有恩平打手亦可用之於陸四川多用楊家兵播兵也貴州多用安家兵土兵也惟江西之龍南安遠無葺豈既有贛營長寧長沙羊角水諸營而兵皆輳集於此乎此之

礦夫猶南之坑兵以嵩縣盧氏永寧靈寶
者為優此天下兵之大略也不必盡調而
不可不知要之則狼兵湖兵其選也湖兵
播兵皆三苗種也狼兵以東蘭那地南丹
州者為佳其人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
謂之真狼必土官親行部署始出其餘不
過柳州水東巖之遊民未見其異於衆也
湖兵以永順為上保靖次之其技鈎鑷鎗
弩天下莫強焉其次則九溪等衛容美宣
尉桑植安撫長官等司麻寮等所上崗茅

等崗亦各有驍勇士兵慣熟戰陣真狼之法大畧如秦人以首虜為功其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夾擊一伍軍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即斬且波及一伍之衆皆論罪甚者割耳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皆爭救之否則一伍戰沒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且波及一隊之衆皆論罪甚者割耳不如令者斬退縮

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入衝而亂者
斬敵既敗佯以金帛遺地爭取而不追躡
者斬一切科條與世軍政所載無以異其
既論功行賞則戰沒者臨陣當前因而破
敵者雖不獲級而能奪其氣者並受上賞
斬級者論首虜以著斬而能冠同伍者輒
以領其衆故其兵皆可死而不可敗湖兵
陣法率亦稱是是二兵者皆大征所必調
者也但其沿途多剽掠之患屋人甚以為
苦緣調者非但一枝有過互相推委且小

頭目愚弄宣慰謂人至中國不可擅殺殺
則言官論之

朝廷罪之彼然而聽之也若以永保分為二
班輪調每調每人月給工食銀壹兩歲於
十四萬額數內預支四萬兩給與調官為
領兵途費不令騷擾有司稽其途程俟來
則以一憲副替之宣慰主禁令調官主聚
泊每向晚須視調官舉旗然後魚貫而泊
次早即行勿容登岸有功者照常給賞賞
以三十兩親給本兵使沾實惠宣慰土官

築城堡

茅副使坤曰近聞嘉善平湖蕭山諸縣已皆繕城桐鄉崇德尚未議及然此乃邑也至於市鎮如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其人煙小者數千家大者為家並富按其田宅積蓄而量其力之大小均其費之

之券俾各列丈尺而築之有司

另加陞賞其歸也憲副調官仍前護送則

兵皆感激不勝聞風知勵即剽掠之患可

免矣資其利而又無其害是調兵者之所

當知也

以上論
徵調

禦倭者上則禦之於海次

則禦之於陸不得已而守城策斯下矣然

亦不可以不備一要備者器械也二要備

者燈燭也器械如佛即機發煩鳥嘴銃床

子弩旋風砲等物為軍利其次則弓弩又

次則灰石磚瓦又次則刀斧隨其力量備

之雖力量不足為銃弩箭灰磚刀斧之器

特為之約束期會考算以責其
成功其財不必籍入於官恐多
乾沒之弊其他敵樓城門井水
寨之屬非民間可以例釋者官
童籍貯庫以助之鉅姓勢族野
虜田間者或二三家或五七家
或一二十家所願隨便築堡者
亦聽近甘肅諸邊總督楊公嘗
遍行之雖虜數萬控弦而下不
敢窺數家之堡何者攻者將以
利之也一攻怪則火器矢石交
發非擊殺數千百人不能下彼
所得不償所失是以不攻吳越
間近海一二百里者並當倣其
意令著姓居民遍為列堡而中
可也

斷不可無燈燭要打造鐵毬燈懸照城下
上設圓蓋以遮雨下安燈座以挿燭中鑿
玲瓏以透火近山者預砍松明燒之更佳
一鐵毬足以當五燈一松明足以當十燭
鄉民有賣者多方買之無則乾柴亦可再
無而後用油燭毬用鐵索懸之去地八尺
令上暗下光使賊不見我而我見賊便之
至也城有敵臺者易守今之城類多敵臺
惟在壞者修之闕者補之如有外險接連
於城不妨另撥一二枝兵築壘守之既使

論守城

主事唐極曰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然不知女牆不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瞭便俯瞰城上傳箭不敲柳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垂頭夜有火畫有旗所以一眾任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避所以安体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槌鉄蒺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須參酌定規遍諭各城守習

守城二

舉人王文祿曰我兵守城只守城中城外之民棄之不願寇反多疑誠恐我兵出城與敵佯以

賊不得據以窺城又可藉為犄角如地崎

嶇不堪築壘者於數十百丈內並要掘坑

鋪席覆以浮土內布簽鎗鐵菱外環鹿角

障之恐我人不知而陷也賊見鹿角必強

拆而入入則陷于坑內我得制其死命城

門有警閉勿太早要於四門總路置大柵

欄陳兵盤詰鄉民入城婦女當時許入男

子審其語音同者方放至城外吊橋又責

總小甲地方盤之至城內又責鄉約保長

盤之三盤而後許進防奸細也外城盤出

數寇為攻城之勢以繼我兵使不能出乃得深入內地橫行無阻是皆我兵不知攻守之法也自古用兵攻中有守守中有攻且一城之中不下數萬家若圍困日久食盡兵罷寇雖不攻而我亦自潰矣安用其守乎凡寇攻城不過數次甚急捍禦已過寇亦必急乘其急而懸兵夜出自絕儉營寇亦撓亂自救不服何暇攻我若獨為定守寇知我兵虛實併力夾攻曠日不詳而援兵不至是我坐以待斃也昔者已巳北狩也先南侵攻圍京城精兵皆出城外石亨于謙皆兵于城北孫堂江淵皆兵于城西每每攻也先營殺傷相半也先退去若使文臣謙淵無謀武臣亨堂無勇皆守城中不亦危哉惟攻不忘守守不忘攻是以

奸細柵外兵問罪內城盤出奸細城外柵外兵總並問罪懲踈虞也每日四五盤四五放免業雜也聲息十分緊時不限次數隨盤隨放酌緩急也入城之人雖婦女老弱亦要帶米或一斗或數升帶草或一把二把帶柴或三片二片但有即放男子丁壯多帶食物外仍要量帶灰磚瓦石入城空手者不許入敵臺之畔城濠之濱或城門左近有餘地者即築為羊馬牆高七八尺濬濠土與乾土並築之有力者築加磚

克濟時艱也

守城三

鄭若曾曰從來城中攻破者十
一襲破者十九襲破之說乘我
不備凡賊登城多在下半夜乘
人疲倦故也亦多在黎明守者
散班故也知此而把守之嚴賊
豈能襲我乎所苦者盤詰奸細
甚難蓋奸細乃本地之民賊拘
其家屬劫其內應吾為從而覺
之故盤詰不可在門內恐賊假
故吾民乘間擊殺門豈能遠圍
乎又或開城太早止通一二門
出入人愈眾則詰愈難不若大
開各門門外盤詰而兵衛設於
門下方善

石每三四十丈闕一大口二十丈闕一小
口闕口俱斜出相抱勿正對面一可以護
城二可以藏兵三可以深濠四可以暫藏
避難之人地不便處勿築止多備信砲內
藏小鐵菱及火鼠賊至放之火鼠纏身燒
其衣鐵菱撒地絆其足自然退却又多備
破網大軟幔綿被綿褥密密遮護防其銃
擊城中空地多起開房或聽富民起蓋店
屋任其安頓米穀魚鹽柴草及賃人居住
量納官錢充燈油之費城外逼城民居諭

論修堡

傅良橋曰昔遭倭亂沿海居民多築堡自衛邇來北方寧謐民無目前之憂各堡門牆不無倒塌夫建而不修與無建同且乘真不壞修之猶易為力合無選委廉幹官員將沿海應修土堡逐一查勘諭令各堡照依上中下戶分別募募富者輸財貧者助力趁時修完如遇警報先將附近小村搬移穀畜入堡併力協守寇至則居無所據掠無所得亦堅壁清野之一策也

令折毀或以我所蓋閑房與之對換木料
磚瓦搬入城中事寧之後仍充半料不然
緩急亦可為薪為磚石濠中俱打品字大
木樁要緊處或百餘根或數十根防其樓
舟衝車各城樓設遊兵二隊縣城左右各
三十名府城左右各五十名省城左右各
八十名或百名隨城之大小以為多寡每
梁上專守則派兵一名輪守則派夫一名
人多去處兵夫俱上下班或夫無上下班
兵不可無上下班敵臺上梁口用兵夫各

嚴城守

唐節度使杜佑守城法在相機以應敵扇棧必塗泥城門扇及門上木棧皆以泥塗厚三五寸俟火也樓櫓必苾籬候樓為樓跳出為櫓苾籬以荆柳編之長一丈濶五尺遮夫石也橋有轉閔橋端着橫括名曰轉閔去之陷賊人馬令不得渡也堞有積石每堞積石百塊或積長木如標備拋擲也又竿竿如鐮刀為

三名守之軍禁喧譁軍要靜治將各臺堞

上編以字號以旗色金鼓响器別之使各

熟認信地如天字號敵臺一列八十堞以

一十為一號第一號十堞用紅旗用鼓則

大書日觀紅旗夜聽鼓聲八大字于墻第

二號十堞用黃旗用鑼則大書日觀黃旗

夜聽鑼聲八大字于墻第三號十堞用青

旗用喇叭第四號十堞用白旗用木梆第

五號十堞用綠旗用梅荅角第六號十堞

用藍旗用瑣納第七號十堞用褐旗用大

兩岐又合為飛梯或
兩旁曲刃以鈎搭也
連棒狀如打禾連枷
打上城之賊也布幔
布為之以弱竿懸挂
於女牆七八尺令矢
石不復及牆也木弩
以黃連桑柘為弩長
一丈二尺徑七寸兩
稍三寸絞居張之置
大矢其上一發聲吼
如雷也行爐融鉄為
汁昇行城上灑敵人
也遊火鉄筐盛火加
以脂蠟懸絕城下燒
穴城之人也灰眯灰

銅第八號十垛用五彩旗用海螺其書並
如之地字玄字等號敵臺書亦如之號數
有限稍遠者不妨再起或錯雜而用如書
用紅旗則夜更用鑼書用黃旗則夜更用
鼓之類其書皆然若賊日犯天字第一號
信垛下該管臺上搖紅旗而該垛亦豎紅
旗夜犯天字第一號信垛下該管臺上起
鼓而該垛亦播鼓信守兵夫一齊整擗各
臺遊兵互催救援或發銃或發弩或擲磚
石或順風揚灰其城上有屋不便豎旗者

糠乘風擲眯敵目因以缺汁灑之也松明積松明燒之夜縫城下照敵人防其上城也燕尾炬縛葦為炬尾分兩歧仍以油蠟灌之加火墜下騎木驢使燒敵也鹿角鎗斬木及竹突兀椽牙其聯如柵其銳如鎗其錯如角高一丈或五尺縛而列于城下以拒敵也木柵無城去處建木為之方圓高下隨宜深埋木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

晝夜俱許用鑼鼓響器自餘臺堞非信地不許亂動雖非信地一聞聲息極遠堞分亦要一體戒嚴恐賊聲東擊西乘虛而攻瑕也堞兵要精壯除有營處用營兵有衛所處用衛所軍外其餘俱照戶第從公共出上戶出五名中戶出二名中下戶出一名下戶二三人朋充一名寧虧富民勿虧貧民雜以機捷之可用者上等作兵用中等作夫用如上戶家中人少許雇鄉間遊難親識充作夫兵似稱兩便教令分番上

短為闊道外重長為女牆布板其上並泥塗之仍開四門各掘濠塹設拒馬以為守也鐵菱狀如鉄蒺藜要路置之刺人馬也陷馬坑長五丈濶一丈深三丈坑中埋鹿角鏡竹簽坑如亞字相連以草土覆其上城壘要路設之以陷敵也拒馬鏡以木徑二尺長短隨至十字鑿孔縱橫安鏡長一丈銳其端塞城門要路令人馬不得馳且

城晝間守堞多用夫聽兵熟睡夜間守堞多用兵聽夫歸家各兵鋪陳俱安在護近窩舖或止在堞下卧起庶呼則易醒且可藉其被褥為遮護之資每堞不拘上下班與否止給兵之當班者口糧一分夫無口糧每堞每班以十名為一甲推一人為甲長每甲置木牌一面置小旗二面牌上書趙甲至陳癸十名旗上一面書趙甲至周戊五名一面書吳已至陳癸五名每夜二人守一更八人穩卧日間既熟睡夜間又

令游軍伏其前後也
烽臺高山險絕孤迥
平地皆可置之臺高
五丈下濶二丈上濶
一丈形圓上建圓屋
覆之屋徑濶一丈六
尺一面跳出三尺以
板為之上覆下棧置
突竈三兩下築羊馬
城環之並以石灰飾
其表裏旁開覷賊孔
以烽子六人守之置
旗一面鼓一面弩二
張刀石水甕乾糧麻
蘊火鑽火箭蒿茭狼
糞牛糞每晨及夜平

輪睡堞兵精力自然充足責其時時瞭望
五堞堞口城下有無奸細一有賊至叫醒
同旗四人同牌八人備禦打射不得違誤
看堞之時手執更旗為識認如遇巡邏兵
至該更堞兵偷睡不行瞭望者即掣其旗
稟於夜巡官究處庶幾勤惰有稽不至誤
事巡邏之兵須要警巡之官監押潛行不
得搖鈴敲梆以攪睡者亦不得扶擊妄掣
以害醒者違者白紵巡官併究總巡官卧
於城樓城小者一更一周總巡官止設一

安舉一火聞警戒舉
二火見烟塵舉三火
見賊燒紫龍一火不
起即烽子為賊所投
五人遙觀動靜如更
漏一人烽率知文書
符牒通遠許也馬舖
每舖相去三十里警
急即奔馳報探也游
奕於軍中選驍果詣
山川泉井者充常與
烽舖上下計會日夕
邏候於停障之外投
生問事得知虛實先
防備也城池接近蠻
寇者不可不豫備也

員城大者二更一周總巡官設二員再大
者三更一周或四更一周則總巡官亦設
三員四員每總巡官名下管警巡官五員
警巡官倉驛省祭總小旗醫陰義民俱可
充總巡官府佐指揮府衛首領縣佐貳俱
可充有警時即印官亦要親自上城官少
城必小城大官必多自然之理也又多置
更牌更籌更籌預散各門更牌臨時稟領
姑就窠小城言之此城可一更一周者用
一員總巡官守於南門一更警巡官領一

至於攻蠻寇破營寨
則有火攻水攻二法
馬火攻者火兵以駢
勇夜啣枚縛馬口人
負薪懷火直赴敵營
焚之令其驚亂或兵
乘之凡火攻皆天時
燥旱或營於結草宿
莽之中因風而焚也
又有火獸以艾燼火
置瓢中瓢穿四孔繫
瓢于野狝獐鹿項下
及其尾端向敵營縱
之奔入草中瓢敗火
發火禽以胡桃剖分
空中實艾火開兩孔

更牌由南門之左巡至東門東門人役見
牌到即將前散一更籌遞與警巡官上有
東門一更籌字樣隨往北門北門人役見
牌到即將前散一更籌遞與警巡官上有
北門一更籌字樣帶往西門更籌如之回
至南門交籌三枝牌一面白總巡官曰一
更巡完無事或掣得其甲某塲旗一面請
明日治罪於是一更警巡官就睡而二更
以後警巡官照序領牌行其交牌交籌法
並如前此守小城之法也就大城言四門

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器敗火發也火盜遣人暗伏散與敵同者夜竊踈懷火偷入營中焚其積聚火發必亂也火弩以臂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附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焚積聚也火箭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上瓢敗油散因燒矢射中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翼之則樓櫓盡焚火杏磨

設總巡官四員每一門往迴為一更則南門警巡官領牌往東行東門警巡官領牌往北行北門警巡官領牌往西行西門警巡官領牌往南行各取該門所散更籌回報在南門所取籌上書東門更籌字樣在東門所取籌上書北門更籌字樣推之二門五更莫不皆然大城有不止四門者則遇門皆散更籌量度往來遶滿一更處所便設總巡不論門之多寡也此守大城之法也如警巡官三更潛行遇有手中無旗

杏子中空以艾實之
繫崖上上加火薄幕
摩放飛入城壘上樓
宿須更火發毒藥煙
毬毬重五斤用硫磺
一十五兩草烏頭五
兩焰硝一斤十四兩
巴豆五兩狼毒五兩
桐油二斤羊小油二
兩半木炭末五兩瀝
青一兩半砒礪二兩
黃蠟一兩竹茹一兩
一分麻茹一兩一分
搗合為毬貫之以麻
繩一條長一丈二尺
重斤半為結子更以

人幫本更兵守堞即行查考如對曰其係
一更兵已經熟睡今愿幫三更人守堞者
或當更人乍發病而不當更人不待官府
甲長替趣自行起代者各牢記姓名明日
紀錄或重賞甲長替之而代者照常甲長
替之不從者稟究蓋一城如一人一家必
人自為兵家自為戰方保無虞若一時恰
遇二事則將不待替趣者掛紅替而不聽
者封撥各逸城一遭以示榮辱遊兵兩枝
夜間許其就中窩舖及城樓上穩睡不責

故紙一十二兩半麻
皮十兩瀝青二兩半
黃蠟二兩半黃丹一
兩二分炭末半斤搗
合塗傳于外若有氣
薰人則口鼻血出二
物並以砲放之害攻
城者煙火藥毬作四
方架綴毬其中遇風
勢便用火攻以小舡
先潛使人架于敵舟
上點着疾回則敵舟
盡焚矣水攻者以水
因地成勢使高于城
仍決下流之水以灌
城也水平槽長二尺

其巡邏晝間許就近坐卧休其氣力遇
奮前廝殺小警放銃一聲大警放三聲至
緊放連珠砲數聲另撥枝兵策應凡遇銃
響各城警備銃者司銃石者司石弩者司
弩各事其事但勿妄發勿擾亂三聲銃響
時通城兵夫許發喊一聲旋即寂然連珠
砲響時通城老幼許助喊一大聲隨亦寂
然一以示威一以示整城中編派夫甲各
牢打脚手守其家門倘城外有高山瞭見
城中街市尤當嚴肅萬勿戴冠大袖擺擺

四寸兩頭及中間鑿
為三池池橫濶一寸
八分長一寸深一寸
二分分開相去一尺
五分中間有通水渠
濶二分深一寸三分
池各置浮下木濶狹
微小施巨厚二分上
建立齒高八分濶一
寸七分厚一分槽下
置轉開脚高下與服
等以水注之三池浮
水齊起眇目視之齒
齊平則為天下准式
十步一里乃至數百
里目力所及置板度

搖搖任是斯文老稚俱抄札作死守困闕
之狀賊見梟心自灰又每家門首各置大
桶大缸官亦量置三之一列於各衙門內
外乘賊未到遠挑泉水溪水或河水江水
貯其中人家罈罐亦要私積泉水既可濟
用又可救焚緊要官既多上城獄官庫官
之屬須暫假以權柄俾提督禁子庫子夫
甲等役看守庫獄典史千百戶巡捕官要
查十家牌挨門逐戶識認有無歹人一家
有事九家連坐印官暇時親自查點要見

竿亦自繩計其尺寸
則高下丈尺分寸可
知照版形如方扇長
四尺下二尺黑上二
尺白濶三尺柄長一
尺大可握度竿長二
丈刻作二百寸十分
每十內小刻其分隨
向遠近高下立竿以
照板映之眇目視之
浮木齒及照板又以
度竿上尺寸為高下
逾而往尺寸相承則
山崗溝澗水源高下
深淺可以分寸而度
此古人之法大率難

其家歇某人某家歇某人係其親戚不係
生面多人庵堂寺觀皆然各家父老又數
數論其婦孺灶上柴火千萬子細量撥地
方抗牌傳寫謹防火燭四字風起則呼不
幸偶有火發城上緊急操兵不得顧家下
自有救火之人平時須要講明所以不可
顧家之故非倉卒可以禁令者也賊之巧
計多驅被擄嘗吾矢石以吾之人窮吾之
技不可不知故每賊臨城須用有識職官
指點善射善銃之兵審視驍雄魁傑之賊

用師其意可也

射斃一二彼自警退不可妄發隳其計中
若雲梯攻圍須盡力射打者不在此限還
要張大猫竹發巨石以碎其車城上所用
俱揀可用之人不中用者不必上城及礙
脚手城裏近城居民後門亦須貯水稻草
蘆葦並不許置在城下慮火箭飛入惹起
延燒救火小甲水桶吊桶鐵鈎麻搭竹梯
斧鋸比照平時更須多備城中當添者鹽
米薪炭之類愈多愈妙當減者交際宴會
之類愈少愈妥城上之舖要多造城下之

井要多開城外之木要多砍兵快匠役及
人家僮僕要多加撫卹緩急必得其力民
間有粟不能自搬者官要代之多搬任其
糶賣勿短其價彼官平糶利民有無相通
者勿吝其賞油舖蠟舖要多招入城或官
出本錢代買以備燈燭之用簔衣箬笠雨
傘油衣要多備辦以防風雨之用我方無
水賊忽遽退非退也欲混汲者入也我方
無薪賊忽遽去非去也欲混樵者入也故
樵汲之時必嚴兵押護入門之時必設法

稽查至於沸湯滾糞鎔鐵柰何木無羊馬
墻去處皆不可少防不測也貧民不能自
食者量編為火夫雜於總小甲之內使富
家有力者統之日給米二升名曰救火寔
賑饑民富者以有恩為仁貧者以聽命為
義不時獎贊以悅其心不如法者撻其尤
者一二人錮之內監革其賑米俟其服罪
方量復飯米一升延活不使得出恐有他
心也各門樓上鄉官舉監生員及有謀畧
之人日日講究以上諸法勞逸如何而均

疾苦如何而卸豪俠如何而收器械如何
而備奸細如何而防進城之物如何而區
處事機不同者如何而變通人人劈畫事
事商量朝朝夕夕溫故而知新勿以紙上
之言而盡機變勿以道旁之舍而起狐疑
審之於同斷之於獨庶幾城守之無遺策
也已

以上俱城守
事

今倭紀

關白今倭之黠者專為之紀別于舊

倭也

關白者倭官號猶中國之稱大將軍即今
所封日本王平秀吉也原姓木下名十吉
次郎一名木下森吉蓋夷種或云中國人
者非是好事者習見海濱惡少年亡之夷
不返輒指為關白吳指為吳人浙指為浙
人閩指為閩人並無據以余所聞秀吉其
初微乎微者能登高樹號假精曾以樵遇
國王于途醉不及避左右欲兵之秀吉以
口辨得免收入王部下試以諸事輒了問
之能兵曰能使捕海上諸小寇又輒效王

悅妻以女俾典兵事秀吉築點既握兵柄
漸以威懾其下人畏之知有秀吉不知
有王王即豐後君繼出雲而立者名信長
先是山口軍門叛山城君而自立雄據西
偏倂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
伯岐丹後因幡但馬等十二州稱山口君
出雲奪歸其地稱出雲君出雲為陶殿所
殺豐後又殺殿而嗣立稱豐後君皆非真
日本王日本真王自在山城然號令不行
已久微弱已甚豐後君雄于嘉靖丁巳間

不二三年而秀吉用事其雄也其佐助之力其亡也其篡奪之謀秀吉鑒陶殿之敗為逆不終不欲身被此名會王父子不相能乃陰讒於王曰王長子將不利於王王惑之復陰洩於王長子曰王多內寵愛有所溺豐後恐非王子有王長子憤且懼而王不知也隨有鍾巫之及吉巫號於衆曰王長子得罪于天國之大賊不可不討因自稱閔白捕王子戮之併殺其叅謀阿奇支豐後舊臣相與議曰是非能討賊不過

搆我骨肉使交相戕不去禍將移於幼君
因扶其少子出亡保岳險以拒秀言迄今
西海道不臣於彼以故君之子在耳秀言
既得豐後雄心未已挾詐愚六十六州與
議和並質其愛子徵其精兵六十六州之
長不敢不從威震海外每切狡焉之思未
審所徃時名大唐街居人與劇譚大唐街
者華人竄居倭者也大唐人不測秀吉意
隨所問並以實對因盡得吳浙閩廣所為
狀秀吉陰念吾材術未必過徐海未必及

王直海為胡總督愚弄如弄丸直幾不脫
俞將軍席口寢後並死東市時則東南之
兵猶未備也今吳有雙江之衛浙有重山
之固閩有五寨之險廣有三路之師提封
萬里會哨聯絡遠難得志倘有如俞戚二
將軍者主其師譬內投餒虎嗒何及矣淮
以北備若稍疎顧其氓寔無無日之糧清
野困我衆可立斃獨時朝鮮文弱不治政
出多門釜山倭戶所明是可圖也遂決意
北向徵調餽運者累年擬破其國據為巢

穴而後徐窺中原此其本謀薩摩君者豐
後與國善華人許儀后儀后從薩摩所得
其指若是計欲歸報而難於去妻子值其
黨陳申至彼遂資申入閩報於當事者曰
倭期明年破朝鮮以窺遼陽時目為妖言
欲誅申有救之者得不死幽於圜圜逾年
萬曆壬辰秀吉改天正二十九年為文祿
元年自稱大閤王果遣行長將兵號二十
萬由對馬島入釜山由釜山破王京平壤
朝鮮王李昖竄在草野求救于中國時承

平日久北土不諳倭奴情形不勝字小之
仁驟遣邊將祖承訓往援承訓勇而寡謀
突入平壤城為倭所襲兵大敗驍將史儒
死馬士卒同日死者餘二千人邊徼大震
上怒甚命提督李如松親將兵往會同經畧
宋侍郎應昌征倭于平壤如松者寧遠伯
成梁之子平倭拜復寧夏者也

上謂其世將且新有軍功故特遣之如松未
及行有沈惟敬者以口舌受知于本兵量
授遊擊職銜使入倭察形便惟敬度中國

厭兵力以和議為己任往說倭倭人悅之
令往來兩軍間惟敬既歸報如松遣統大
兵來不相聞也倭恃惟敬為信不復設備
如松挾諸火具焚之倭眾大壞死者數千
人遂克平壤事與酈生韓信偶相類然如
松功成而惟敬不死則漢所未有也如松
既戰勝不無輕敵人心未嘗講求所以萬
全之術乃遽懸兵深入倭間平壤敗大怖
始知畏我而修具如松前驅至碧蹄館倭
大發兵圍之我軍被殺者不可勝計

如松親率兵三千騎赴援併為所圍幸其
家丁皆遼左壯士殊死戰未可猝犯倭酋
者知如松在圍亟出督其軍曰必無脫李
提督酋秀吉愛將金甲熒煌數數出入于
陣如松弟如梅者故善射稍稍物色金甲
酋比近發一矢斃之時倭失元帥衆大哭
扶其尸歸無戰心如松得與其黨潰圍去
是役也我衆死者什之七所殺倭亦什之
一敗聞朝議洶洶攻如松甚力併波及於
經畧由是東師氣奪而封貢之議起矣臺

省交疏求多碧蹄不已左袒經畧提督者
或欲以平壤功過相准乃倭議殊不然倭
居常謂華人十僅當我一我一率敗華人
四五平壤雖勝彼目為襲取不之忌乃碧
蹄敗乎而倭以十倍衆殺將捐軍提督羣
從俱無恙稍稍有中國神靈之懼是以退
王京還王子遺粟萬石以去不甘心惟敬
而仍聽其簧舌請平則皆以碧蹄之故也
惟敬再入倭衆益疑其反覆謂有和親之
許即倭亦非信其欵誠第倭亦人耳好生

惡死其情同也厭於角力而藉此以息肩
亦其理也不足為異也宋經畧主和猶矚
矚守封議一端宋去顧侍郎養謙代之則
並主封貢願有邊材且故不與倭事意人
言未必遽及已乃言者竟不之貸無何顧
不安其位亦改官去臨去薦孫侍郎鑛自
代孫素不主和議第至軍則封事已成不
可回有所獻替未見採納然終於許封不
許貢猶其力也當事者與倭期一歸釜山
倭戶二母再犯朝鮮三母封而仍求貢從

則封不從則否行長復於秀吉並唯唯聽命尋遣其將小西飛入謁且請使期於是臨淮勲衛李宗城以正使京營副將楊方亨以副使各

陞辭賜上公服以行與沈惟敬偕往封故關白為日本王禮部初議止許封為順化王配虜順義也後乃改封日本云或曰倭之封是恃乎曰封不是恃所恃者

國家威靈耳曰封之請真乎贗乎曰未必贗惟恐互相疑貳或反真為贗耳曰有說乎

曰有夫倭之謀我其策三我所以謀倭其
策亦三對馬為巢釜山為門王京平壤為
行壘觀兵鴨綠以逆我之顏行者螳臂當
車彼之所謂上策也不可必得徵

上國之寵靈以雄吞海外循古扶天子令諸
侯故事此中策也舟已造衆已集不勝技
瘞仍踵王徐覆轍別為名號以寇攘東南
者下策也王封之請策得中矣秀吉猾虜
下策或不為也曰我之策云何曰平壤
之勝持重徐行號召朝鮮諸豪傑責以大

義使為內應分遣奇兵八面競進揆與俱
戰俟其情見勢屈而後以大兵臨之此破
竹之勢策之上者計不出此一劔之後各
圖休兵致樞府制府無可見奇不得已悅
就王封結局策之中也下也若封而不善
調停與封後便謂無事邊弛防海弛警以
偷旦夕之安或昇旦夕之安而不能得則
策斯無矣嗟乎彼之下策猶我之憂我之
無策寔彼之幸司兵計者誠不可不夙戒
而熟圖之也曰允若斯寢卹杞憂何時已

乎曰未害也聞之海上人秀吉殘忍甚於
王直巖刑厚斂夷所不堪朝鮮之入死者
甚衆各島之夷千人往者百人歸百人往
者十人歸家家啼號人人憤恨附山城而
居築聚樂快院周圍四里池深十丈閣高
九層卧閹蟬聯悉奪民間好女充之東西
佚逸宣淫無度擄豐後州官之妻為妾恐
其陰害一夜數遷民間微罪登時殺戮嘗
以幼子物故殺乳母十餘人以侍婢姦私
生焚男女四人連坐死者七十人已既稱

王以闕白故銜授義孫七郎字見吉年幾
三十智勇無聞朝鮮秀才廉思謹等二十
餘人雅有才諳陷沒于倭秀吉驅使犯順
拜為軍師思謹萬死不從甘心刑戮夫秀
吉年近六十子方二齡內多色荒外叢衆
怒賢者不為用用者不必賢時事如此自
謀不暇何暇謀人縱為符堅一謝玄足敗
之淮淝縱為完顏亮一虞允文足破之采
石彼之不能為吾禍也亦明矣惟修內治
固海防不以無事忘有事之備是則所至

兢兢者也東事未知始終姑撮其凡以待

續紀

書吏尹士偉督梓

(B)
083
0079-1
v.17-18
Ino.21
0528437

(B)
083
0079-1
v.17-18
[no.2]